



目 次

凡 例

第一章 《文選》版本學——以唐寫本宋刻本為例	1
第一節 敦煌本	2
一、永隆本（伯二五二七，伯二五二八）	2
二、伯二五四二	5
三、伯二五二五	10
四、伯二五五四	14
五、伯二四九三	16
六、伯二六四五	20
七、伯二六五八	22
八、伯二七〇七	24
第二節 日本 HoSoKaWa 私藏本	25
一、緣 起	25
二、卷式現貌	26
三、校記與案語	27
第三節 宋代刻本	50
一、明州本	50
二、贛州本	52
三、叢刊本	54

四、茶陵本	64
五、陳八郎本	66
(一) 是本鈔配之卷非據原卷	68
(二) 獨有注文，爲各合併本所無	68
(三) 證是本非從六臣合併本出	69
(四) 是本有助《文選》之校勘例	70
六、尤本	76
(一) 尤本乃自合併本出	83
(二) 尤本已經校改者	85
(三) 今存尤本善注有不見於各本者	86
(四) 今本尤本漏植善注文者	86
(五) 今本尤本有錯文者	87
(六) 尤本增添善注者	88
第二章 《文選》校勘學——以胡克家《文選考異》為例	103
第一節 《文選考異》之方法	103
第二節 《文選考異》之失	108
一、宗善注太過	108
二、誤信後出之本	109
三、誤信傳寫之誤	111
四、偶有獨見，惜缺它本輔證	113
五、未見更早之本	114
六、闕校尚多	119
第三節 《文選考異》補證	123
一、據敦煌寫卷補證	123
二、據它本善本補證	129
三、據善注條例補證	135
四、據五臣單注本補證	136
第三章 《文選》注疏學——以善注、五臣注為例	143
第一節 善注《文選》析論	143
一、注文文詞具典雅之美	143
二、注及版本之異	145

三、注及辨僞校勘	149
四、注及文章修辭之法	159
五、自訂條例以注	161
(一) 善注標準例	161
(二) 其它條例	163
1. 稱引書名嚴謹，白文與注書分題	163
2. 善注有引書之末，繼以校訂引書或字例	163
3. 善注有釋一辭而兩引書，收博觀約取之功	164
4. 善注好引緯書例	164
5. 善注引書有書同引文節段不同	164
6. 引書與釋意或符或不符	165
7. 引書兼訓詁	167
8. 引書兼校勘	167
9. 既引原書兼釋典故旨意	167
10. 本文有字清詞順，恐意猶不明，遂訓解之	168
11. 善注於典故史書不明者，皆書未詳。不妄作解，然有書未詳者，實非不詳，乃有二說，疑似之間，不知其可否，仍書未詳	168
12. 舊注已有者，先錄之，仍未備，乃於舊注末益以己說，仍標善曰以別之	171
13. 善注於選文題下，揭明題旨，例取史傳已有書者	171
14. 選文有誤用典故，與事實不符者，善注不書其誤，不予辨訂，另標取意略文例	172
15. 引文內有難讀難義字，復引它書以釋該字，兼明音切	172
16. 辨《文選》編次先後例	173
17. 善注偶有顧及當世俗風橫觀者	173

第二節 善注《文選》評價	173
一、善注之優	173
二、善注之弊	178
第三節 五臣注《文選》析論	182
一、五臣注條例	182
(一) 五臣注與善注有詳略之分，善注略者，五臣爲詳	182
(二) 善注引書詳者，五臣略取之，補釋譯解	183
(三) 五臣注引書同善，但互有闕詳，仍不標書名	183
(四) 善注引書有與選文不符合，致令語詞出處，懸而不解，五臣注別爲譯解，並作或說，兩存文義，較善注爲詳佳	184
(五) 善注引書以證選文疑義，案語作某者，五臣立意與之異，堅持善所去非之說	184
(六) 善注兩引書同釋一詞，五臣復據第三書同釋一詞，立異聘學，可見注家之廣博，然善注僅止明出處，五臣復通釋全句文意，較善注通貫明朗者	185
(七) 五臣注援引史事較善注只明出處爲優	186
(八) 同引史事，善注節略，難曉典故史實，五臣注不憚煩引，終則歸結文意	187
(九) 五臣注於善所引書本未全者，例皆補闕，有今本正史未有，可互參史實	188
(十) 五臣注於名物制度器量，古今對注，明白切當	189
(十一) 五臣兼有明避諱例，而善注本未及之	189

(十二) 五臣注引文雖與善注同，然善注引文有脫字，五臣注無脫字，可補善注之失，有助校勘古注	189
(十三) 善注引文有衍文者，五臣注同引，則不衍，可補善注之失，有助古注之校勘	189
(十四) 即以選文正文偶有涉筆成誤者，兩注皆以修辭之法釋之，然善注曰此例，五臣必改曰彼例，此可見修辭法不同之別，而五臣注揭示，亦並可觀	190
(十五) 善注指明語詞出處，五臣注輔以當世史事，可收互參之功	190
(十六) 五臣遇特殊音讀，善注無切音者，例皆補注	191
(十七) 五臣於選文互證，例皆指明，有疊某書例	191
(十八) 五臣注亦有通解全句，條暢文意，以新出之語翻譯引文者	191
(十九) 五臣注明選文文體之淵源	192
二、五臣注之校勘	192
三、五臣注亦及修辭學	195
第四節 五臣注《文選》評價	200
一、五臣注之優	200
(一) 五臣注本正文於義為佳者	200
(二) 五臣引書之可參酌者	204
(三) 五臣譯解釋義為佳者	210
(四) 可與善注互補互參者	214
(五) 有獨出己意之創見者	219
(六) 其它	225
二、五臣注之失	229
第五節 善注與五臣注之比較	232
一、兩注各有別解異說	232
二、兩注引書互有詳略	238

三、善注非是者	241
四、善注是者	245
五、五臣注非是者	248
六、五臣注是者	252
(一) 五臣本正文於義爲長	252
(二) 五臣譯解通暢者	254
(三) 五臣具詮釋策略者	256
(四) 五臣字義訓詁瞻切者	259
(五) 其它	267
七、兩注俱失者	272
第四章 《文選》評點學——以明清評點為例	279
第一節 評點家之用心與評點本質	279
第二節 評點家之形象批評法	281
第三節 形象批評與現代批評	283
第四節 比較批評法	284
第五節 評點家論作品多義性	286
第六節 評點家之文類學	294
第七節 評點家論文學語言	301
第八節 評點家論詩	309
第九節 評點之解構傾向	311
第十節 評點術語示例	314
一、風格	314
二、套語	316
三、氣	317
四、典故	317
五、頓挫	319
六、影響	320
第五章 結論——文選學綜觀研究方法示例	323
引用參考書目	333

第一章 《文選》版本學——以唐寫本 宋刻本爲例

《文選》版本，自梁昭明成書以後，因注家之起，與士子應試需要，歷代以來，研究者眾，版本遂多。然自李善受曹憲之學，首注《文選》，諸多版本，因此以爲宗。迨唐開元中呂延祚集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等五人之注，號稱「五臣注」，於是《文選》版本又別出一系。至於兩宋，好事者又以爲「善注」與「五臣注」分書而刊，其實詳略互有，慮翻檢之苦，憚偏觀之弊，乃並二注合爲一書，號稱「六臣注」，此後，《文選》版本又增它支。直至今代，考《文選》版本，若依其注文體例，實可分爲三系：

- (一) 李善注一系。
- (二) 五臣注一系。
- (三) 六臣注一系。

雖然三系存書，俱有傳世，但優劣不一，真偽亦難準定，有此本有、它本無者，有此本正、它本誤者，有此本詳、它本略者，是以今日觀之，各書乃皆關涉版本學上諸問題，於是「文選學」中之版本，亦爲治斯學之一環，未可疏忽之。大抵前儒訓詁校勘，總以時代愈早出之本爲善本，於是《文選》版本有依時間先後而分者。若併寫本、刻本、抄本而計之，大別可有如下，茲依時間先後，列述如后：

第一節 敦煌本

一、永隆本（伯二五二七，伯二五二八）

此爲今日所見最早《文選》版本，即所謂敦煌寫本之一。其中有年月題記之一卷，末有「永隆年二月十九日弘濟寺寫」一行，可知其時間在唐高宗永隆年間（西元 680），距離善注《文選》成上表之年高宗顯慶三年（西元 658），有二十二年，又距離善卒之年即高宗永昌元年（西元 689）只九年。可知此本寫完時，李善猶存，益覺此本之珍貴。

敦煌唐寫本《文選》總計有十六種，大別分爲二類，一類是白文無注，一類是李善注本。善注本又只二種，即巴黎藏伯希和二五二八之〈西京賦〉，與伯希和二五二七之〈答客難〉、〈解嘲〉。其餘寫卷俱屬白文無注者。

此本經羅振玉影入《鳴沙石室殘叢》，先後有劉師培、高步瀛、饒宗頤等學者，加以研究校證，頗與今本不同，據饒氏〈校記〉後語，提示此本之價值可有數端：

1. 永隆本屢見「臣善曰」三字，疑爲唐人一時之風尚

案：今各刻本脫「臣」字，俱作「善曰」，即北宋殘卷，或考爲宋太祖時刊本，亦只云「善曰」，如〈東京賦〉「漢初弗之宅」句下注文作「善曰天下神器」，又〈吳都賦〉「善曰《後漢書》云江充爲人魁岸」、「善曰《家語》曰」、「善曰萍實見《家語》」等等，皆無「臣」字。北宋殘卷已如此，其後各刻本皆同，可知崇賢注文，至遲到北宋太祖時已經竄改。

2. 永隆本有疑誤處，各本因之紛歧

案：此卷〈西京賦〉「前開唐中彌望廣濶」下注文云「《字林》曰激水濶也」，此引《字林》之文，與今本異，據任大椿《字林考逸》六水部曰「濶，水象濶也」，與《說文》合。《說文》「濶，水濶濶也」，據《說文釋例》云「濶即養也」，又據《說文釋例》云「濶即養之篆文」，故此卷引《字林》文有誤，它本因襲之，皆誤，如北宋本作「《字林》曰濶水濶濶也」，明州本、廣都本、袁本、茶陵本與叢刊本同，尤刻本作「濶，水濶濶也」，胡刻本同尤本。可知胡、尤二本爲正，其餘各本誤矣！然饒氏〈校記〉謂各本因之紛歧者，即指此二異文之別。於此證尤刻實自六臣本析出，非如俗說所謂尤刻實自北宋刊本出者云云，宜

辨明之。

〔案：蔣復璁〈文選版本講述〉一文，謂「始知尤刻實自北宋刊本出，十行十八字至二十一字不等，避諱至慎」云云，純係臆測，核之實情，未必如此，蔣文收入《古籍鑑定與維護研究會專集》一書，頁5至頁7（臺北：中國圖書館學會印行，民國七十四年六月）。〕

3. 永隆本與各本皆有奪誤，據未經竄改之李善注，猶可推尋原意，較勝胡克家之捫索

案：〈西京賦〉「鮪鰢鰾魴」，「魴」字，各本並同，胡克家《考異》謂「尤作『魴』，誤」，今本《毛詩》、《爾雅》俱作「魴」。

4. 善注所引古籍，多與原文合，他本每多歧異

案：如〈西京賦〉「駢田偃仄」下注文「麀鹿麀麀」乃《毛詩》〈吉日〉句，各本誤作「麀鹿攸伏」，實乃〈靈臺〉句。

5. 善注徵引古籍或有刪節時，各本因之每有增潤，或再刪剝，致違原義

案：〈西京賦〉「展季桑門」句下注文「《家語》：昔有婦人曰：柳下惠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焉。」，此注乃刪節《孔子家語·好生篇》。比較其它刻本，則胡刻作「《家語》曰：昔有婦人，召魯男子，不往。婦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也，國人不稱其亂焉。」叢刊本作「《家語》曰，昔有婦人，召柳下惠，不往，曰，嫗不逮門之女也，國人不稱其亂焉」，尤刻本同胡刻，惟奪「國人不稱其亂焉」一句，北宋本《文選》善注殘卷作「《家語》曰：昔有婦人召柳下惠，惠不往，曰，嫗不逮門人女也。」核此文義略近叢刊本，益證叢刊本乃併北宋本之善注與五臣注，只奪一「惠」字耳，而尤刻實自六臣本析出，非與北宋本善注一系（詳前注）。胡刻翻尤刻，又其下矣！明州本、廣都本與北宋本同，唯亦不重「惠」字。下「人」作「之」，實即「之」之誤也，凡南宋六臣注本皆同北宋本，則知後人併配也。其義尚不離善注原旨，其餘各刻本與永隆本互有節略，而永隆本善注實乃自《孔子家語·好生篇》節引，其意義與《毛詩·巷伯傳》、《荀子·大略篇》相似，不待辨而自明。考《荀子·大略篇》作「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之間也」，楊倞注云「昔柳下惠衣之敝惡，與後門者同，時人尚無疑怪者，言安於貧賤，渾迹而人不知也。非一日之間，

言聞之久矣」，至於《毛詩·卷伯傳》亦云「嫗不逮門之女，而國人不稱其亂也」，與永隆本同義，今者，胡刻、尤本刪減善注，誤會注文，徒然增加召魯子一事，乃變成婦人與魯男子對話，舉柳下惠為例，殊大謬矣。可證永隆本較近於善注原貌，乃未經後人淆亂竄改之本。

6. 他本善注有不合崇賢體例者，以永隆本對照，可知其曾經後人羈亂

案：五臣注與善注方其單行，兩注或不相涉，而互異可見。殆合併六臣注本出，則已多亂兩注原貌。其尤甚者，合併本皆於兩注有所刪取，有所增補。自其增刪而言，合併本不能存兩注真貌可定矣！今據敦煌寫卷永隆本可證合併本於善注所增補者，如〈西京賦〉「爾乃廓開九市，通闔帶關」句下，叢刊本錄舊有薛綜注並善注云：

綜曰：「廓，大也。關，市營也。關，中隔門也。崔豹《古今注》曰：市牆曰關，市門曰關，旗亭市樓也。」善曰：「漢宮闕，疏曰：長安立九市，其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東。《蒼頡篇》曰：關，市門。《史記》褚先生曰：臣爲郎，與方士會旗亭下。薛綜〈西京賦注〉曰：隧，列肆道也。《周禮》曰：司市胥師，二十人，然尊其職，故曰大。《漢書》曰：京兆尹，長安四市皆屬焉，與左馮翊、右扶風爲三輔，然市有長丞，而無尉，蓋通呼長丞爲尉耳。」（2／16a）

今案崔豹乃晉人，在薛綜之後，自不當引崔說。今復據敦煌永隆本即無此崔豹釋闔關十四字。梁章鉅以爲「善曰」二字當在「崔豹」上。若依此，則崔豹注當爲善引。然則善注例依文之順序而釋，又不應在「九市」注之上（于大成、陳新雄 1976，頁 111）。據此可證此十四字當合併者所增補。叢刊本如此，贛州本、袁本、茶陵本俱是。尤本亦承其誤，未改。又善注引《蒼頡篇》曰「關，市門」亦誤，今永隆本亦無此七字，當後人誤混入。《說文》有闔無關字，關：市門也。關之言環也，或謂之營，營與環同。《說文》：「營，市居也。自營爲私。」《韓非子·五蠹篇》：「自環者謂之私。」《管子·君臣篇》：「兼上下以環其私。」薛注「關，市營也」，蓋謂環市之域也。薛注可信，闔即市門，無有關作市門者。此注誤混五臣注：「闔關，市門。」〔案：今各合併本五臣注有缺文，此據陳八郎本五臣注，「五重」上多注文十九字（1／22.b）中即有「闔關市門也」五字。〕總此二例，可證合併本亦多亂兩注之貌矣！

又善注文誤混薛綜〈西京賦注〉，亦已明顯之混矣！尤本已校改作「隧已

見西都賦注」，胡刻本同。案〈西都賦〉錄薛綜注，即有此「隧列肆道也音遂」八字，注文在「貨別隧分」句下。此當據善注條例作从省例。如胡刻者是。

二、伯二五四二

伯二五四二號 今本卷第四十六

篇名：任昉〈王文憲集序〉（白文無注）

原卷存文：

之旨，沉鬱澹雅之思，離堅合異之談，莫不總制清衷，迄（遞）爲心極。斯固通人之所苞（包），非虛（虛）明之絕境，不可窮（窮）者，其唯神用者乎？（下略）自咸浴（函洛）不守，憲章中輟。賀生達禮之宗，蔡公儒林之亞，闕典未補，大備茲日。至若齒危髮秀之老，含經味道之生，莫不北面人宗，自同資敬。性託夷遠，少屏塵雜，自非可以弘曄（獎）風流，增益標勝，未嘗留心。朞（期）歲而孤，叔父司空簡穆公，早所器異。年始志學，家門禮訓，皆折衷（衷）於公。孝友之性，豈伊橋梓；夷雅之體，無待韋弘。汝郁之幼挺淳至，黃琬之早標聰察，曾何足尚？年六歲，襲封豫寧侯，拜日，家人以公尚幼，弗之先告。既襲珪組，對揚王命，因便感咽，若不自勝。初宋明帝居藩，與公母武康公主素不協。及即位，有詔毀發舊塋，投棄棺柩。公以死固請，誓不遵奉，表啓酸切，義感人神。太宗聞而悲之，遂無以奪也。初拜秘書郎，遷太子舍人，以選尚公主，拜駙馬都尉。元徽初，遷秘書丞。於是採（采）公曾之《中經》，刊弘度之《四部》，依劉歆《七略》，撰《七志》。蓋嘗賦詩云：稷禹匡虞夏，伊呂翼商（商）周。自是始有應務之迹，生民屬心矣。時司徒袁粲，有高卉（世）之度，脫落塵俗。見公弱齡，便望風推服，歎曰衣冠禮樂，盡在是矣。時粲位亞台司，公年始弱冠，季（年）勢不侔，公與之抗禮。因贈粲詩，要以歲暮之期，申以（止）足之誠。粲荅詩云：老夫亦何寄，之子照清襟。服闕，拜司徒右長史。出爲義興太守，風化之美，奏課爲最。還除給事黃門侍郎，旬日，遷尚書吏部郎參選。昔毛玠之清公，李重之識會，兼之者公也。俄遷侍中，以愍侯始終之職，固辭不拜。補太尉右長史。時聖武定業，肇基王命，寤寐風雲，寔資人傑，是以宸居膺列宿之表，圖緯著王佐之符。俄遷左長史。齊臺（初）建，以公爲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宋末艱虞，百王澆季。禮紊舊宗，樂傾恒軌，自朝章國

紀，典彝備物，奏議符策，文辭表記，素意所不蓄，前古所未行，皆取定俄頃，神無滯用。太祖受命，以佐命之功，封南昌縣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建元二年，遷尚書左僕射，領選如故。自營郤分司，盧欽兼掌，譽望所歸，允集茲日。尋表解選，詔加侍中，又授太子詹事，侍中僕射如故。固辭侍中，改授散騎常侍，餘如故。太祖崩，遺詔以公爲侍中尚書令鎮軍將軍。永明元年，進號衛將軍。二年，以本官領丹陽尹。六輔殊風，五方異俗。公不謀聲訓，而楚夏移情。故能使解劔拜仇，歸田息訟。前郡尹溫太真劉眞長，或功銘鼎彝，或德標素尚，臭味風雲，千載無爽。親加弔祭，表薦孤遺，遠協神期，用彰卉（世）祀。時簡穆公薨，以撫養之恩，特深恒慕，表求解職，有詔不許。國學初興，華夷慕義，經師人表，允茲望實。復以本官領國子祭酒，三年，解丹楊尹，領太子少傅，餘悉如故。留（挂）服捐駒，前良取則，臥轍棄子，後予胥怨。皇太子不矜天資，俯同人範（範），師友之義，穆若金蘭。又領本州大中正，頃之解職。四年，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餘悉如故。謙光愈遠，大典未申。六年，又申前命，七年，固辭選任，帝所重違，詔加中書監，猶叅掌選事。長輿迫專車之恨，公曾甘鳳池之失。夫奔競之塗，有自來矣！以難知之性，協易失之情，必使無訟，事深弘誘。公提衡惟允，一紀于茲，扶奇取異，興微繼絕。望側階而容賢，候景風而式典。春秋三十有八，七年五月三日，薨于建康官舍。皇朝軫慟，儲鉉傷情。有識銜悲，行路掩泣。豈直春者不相，工女寢機而已哉。故以痛深衣冠，悲纏教義，豈非功深砥礪，道邁舟航？沒世（世）遺愛，古之益友。追贈太尉，侍中中書監如故。給節，加羽葆鼓（鼓）吹，增班劔爲六十人，謚曰文憲，禮也。公在物斯厚，居身以約。玩好絕於耳目，布素表於造次。室無姬姜，門多長者。立言必雅，未嘗顯其所長；持論從容，未嘗言人所短。弘（弘）長風流，許與氣類；雖單門後進，必加善誘。勗以丹霄之價，弘以青冥之期。公銓品人倫，各盡其用，居厚（者），不矜其多，處薄（者），不怨其少。窮涯而反，盈量知歸。皇朝以治定制禮（禮），功成改樂，思我民譽，緝熙帝圖。雖張曹爭論於漢朝，荀摯（摯）競爽於晉世（世），無以仰模淵旨，取則後昆。每荒服請罪，遠夷慕義，宣威授指，寔寄宏略。理積則神無忤往，事感則悅情斯來。無是己之心，事隔莫（隔於）容詔；罕愛憎之情，理絕於毀譽。（若）造理常可干，臨事每不可奪。（約己不以）廉物，弘量不以容非，攻乎異端，歸之正義。

（以下闕）

校記：

咸浴不守。(46/30a)

案：「咸」字，各本同。惟明州本、贛州本、茶陵本下著校語云「善本作咸字」，其正文則作「函」。今檢尤本作「咸」，知已改從善注。又陳八郎本作「函」。可知宋本合併本與陳八郎本正文同，且宋代所從《文選》白文多有合於五臣注本者。今此寫本則作「咸」，則寫本所據必為善注本無疑。《考異》於此無說。「浴」字，當即「洛」字誤書，各本俱作「洛」。又據五臣注云：「函，函關，謂長安也。洛，洛陽也。言自西晉喪亂，不守二京之都，而憲章經籍，皆中道而壞也。」(46/30a)依此，則正文似作「洛」無誤，此可助說《文選》版本者有二：

其一，《文選》正文作字或本不誤，因傳寫多手，致誤書如敦煌寫卷所見，迄宋代刻本據此誤書寫本淨本刻之，遂沿其誤，可知今見刻本之異字，非始於原書，或承自寫本之誤也。

其二，敦煌寫卷偶與五臣異者，反與李善同者，未可據之以定即兩注之異，蓋傳寫致之也。

未嘗留心。(46/31a)

案：「心」下，贛州本、叢刊本、明州本、陳八郎本具有「也」字，下著校語云「善本無也字」。今見尤本即無「也」字，與此本同。持與前條校語互證，益信寫本與刻本間之繁省，多見之於李善注本之正文。惜今所見敦煌寫卷之五臣注本只有一種，又只有注文，無白文，遂無由考五臣注之正文白文於唐寫之本若何。要之，敦煌唐僧所抄之《文選》本，據有注之永隆本而較之，實多從李善注本。此或可旁證唐世崇賢之學盛行，已及西域吐蕃，洵不誣之說乎？

有詔毀蕝舊塋。(46/32a)

案：「蕝」字，敦煌寫卷或作「發」，或作「廢」。然則作「發」者亦有可能也。今見明州本、贛州本、叢刊本俱作「發」，下著校語云「善本作廢字」。陳八郎本作「發」字。尤本作「廢」字，但已倒反「毀發」一詞作「廢毀」(46/23a)。知尤本所改未必是善注原貌。誠案：此各本皆作「發」，敦煌本此「蕝」字，或即原本之「發」字，抄寫無誤，至刻本時，誤「蕝」字為「廢」字，遂有善注本之獨作與各本異者，

其例亦仿如前校記所斷。皆當並參。

撰七志。(46/32b)

案：「撰」上，各本有「更」字，此本略脫。尤本亦有「更」字，此尤本不從無「更」字之寫卷，而從有「更」字各本，知尤所見已如此。益證寫卷本抄寫有省略，未可盡據之以定後世刻本之正譌。

稷离匡虞夏。(46/32b)

案：「离」字，當即「禹」字，則寫卷作「稷禹匡虞夏」，誤「禹」字矣！今見各本作「稷契匡虞夏」，蓋謂稷契佐虞夏二君也，知作「契」是。此寫卷誤抄之例。

盡在是矣。(46/33a)

案：「盡」字，明州本、贛州本、叢刊本、陳八郎本俱有，合併本下著校語云「善無盡字」。尤本即無。然此本有，知此本所據善注本有「盡」字，與五臣注本無異，知兩注本於唐世未必有異之字，因刻本出，乃有異同之見，尤本復據合併本之校語以增刪善注，其實亦未必是善注原貌也。

此於版本學之可言者：蓋《文選》刻本與寫本乃不同系之二本，凡見於刻本之兩注異同正文，未必即原始之異同，宜另參之寫本以定其果何？雖然，寫本有與兩注之其一同者，亦不可因此遽斷其同者爲是，蓋寫本因手抄，不能免誤，此即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之理可救之。

申以止足之誠。(46/33a)

案：「止」字，寫卷脫。「誠」字，明州本、贛州本、叢刊本作「戒」，下著校語云「善本從言」。知合併本所見善本有獨與寫卷同者，今尤本仍作「戒」，未改從言字旁。此尤本不及改正例也。陳八郎本作「戒」。案：敦煌「戒」字、「誠」字每互通，其書作「誠」者，未必抄書所據原本即作「誠」，可能原本作「戒」，抄者增筆作「誠」。此寫卷每見繁省之作字例也，已詳本師潘石禪之證說。若然，則合併本校語所云「善本從言」者，或即余所謂據誤抄之寫卷以刻善注本之例也，豈可因是而信即善注五臣注正文之異字耶？此讀寫卷之當慎思者。

毛玠之清公。(46/33b)

案：「清公」，明州本、贛州本、叢刊本、陳八郎本同。惟合併本下著校語云「善本作公清」。尤本即據之改「公清」，豈知寫卷已作「清公」。此寫卷與五臣注本正文同作之例。然則此猶不可遽以斷謂寫卷是，五臣亦是。蓋其理同前條云。

齊臺建。(46/34b)

案：「臺」下，此本脫一字。明州本、贛州本、叢刊本作「既建」，下著校語云「善本作初」。陳八郎本即作「既」，尤本作「初」。知此刻本所見異同也。借敦煌此本脫，遂無由考定孰是。

留服捐駒。(46/36b)

案：「留」字，各本作「挂」。善注未詳。五臣注引《魏書》裴潛留挂於官第事，則正文當作「挂」，抄者或涉注文而誤書「留服」。

扶奇取異。(46/37a)

案：「扶」字原卷作「扞」，與「拔」字稍異。據各本皆作「拔」。諸本獨明州本「拔」字下有校語云「善本作扞字」，與寫卷作「扞」字合。知明州本校語所見有與唐世寫本同者，則明州本較各本為早出之本可證。且方其刊刻時，尙及見善注單行本作「扞」者。知善注單行本與寫卷本關係殊密，從而推知所謂北宋監本善注，其所據祖本或即唐世寫本也。考敦煌寫卷多從俗寫，此「扞」字即「拔」字俗寫。《龍龕手鏡》卷二有「扞」字，下注俗；又拔字，下注正，云：蒲八反。拔，擢也，盡也，又蒲未反迴拔也（釋行均，頁216）。據此知善注作「扞」，蓋從敦煌俗寫之本。由此知《文選》版本學又一事：北宋刻本多據唐世俗寫而未改正字。

工女寢機。(46/38a)

案：「工」字，明州本、贛州本作「功」，下著校語云「善本作工」。叢刊本則正文作「工」，下著校語「五臣本作功」。知叢刊本在前二本之後刻。尤本已改作「工」。案寫本繁省字例，「工」字或即「功」之省筆，則原據之本亦作「功」，與五臣同。善注刻本儘從寫卷之俗字，此又一例。下「故以痛深衣冠」句，故下多「以」字，其例與此同，不具。益證版本學之一事：今所謂刻本之兩注異同，疑皆涉寫卷之俗字俗寫有以致之也。

功成改樂。(46/40a)

案：「改」字，明州本、贛州本、叢刊本俱作「改」，下著校語云「善本作作」。尤本亦作「作」。陳本作「改」。知五臣注本正文有獨同於寫卷者。此或善注單行刻本誤刻，未細校寫本之故也。

造理常若可干，臨事每不可奪。

案：明州本作「若造理常可干，臨事每不可奪。」「干」字下著校語云「善本作造理常若可干」。贛州本即從之，下未著校語，叢刊本同贛州本，亦不著校語，尤本作同贛州本。知此明州本獨有之校語，且與寫卷同。益證明州本之在各合併本之先也。復由此益信善注本多從寫卷本之證也。

三、伯二五二五

伯二五二五號 今本卷第五十（原卷題《文選》卷第廿五，知爲昭明舊三十卷本）

篇名：沈約〈恩倖傳論〉

班孟堅〈史述贊述高紀〉

班孟堅〈成紀〉

班孟堅〈述韓英彭盧吳傳〉

范蔚宗〈光武紀贊〉

原卷存文：

（1）〈恩倖傳論〉 沈約

之……（幽）仄，唯才是與。遂（逮）于大漢，茲道未革（下缺 7 字）始致位公相。黃憲牛翬之子，叔度名動（二字漫漶）京師。且仕子居朝，咸有職業，雖七葉珥貂，見崇西漢，而侍中身奉奏事，又分掌御服，東方朔爲黃門侍郎，執戟殿下。郡縣掾史，並出豪家，負戈宿衛，皆由世（勢）族，非若晚代分爲二塗者也。漢末喪亂（亂），魏武始基，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因此相沿，遂爲成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州都郡正，以才品人，而舉世人才，升降蓋寡（寡）。徒以憑藉世資，用相陵駕。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俯仰，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者也。歲日（月）遷訛，斯風漸薦（篤），凡厥衣冠，莫非二品。

自此以還，遂成卑庶。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隸參差，用成等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辯（辨）。夫人君南面，九重奧絕，陪奉朝夕，義隔卿士，階闥之任，宜有司存。既而恩以狎生，信由恩固，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獨運，空置百司，權不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遍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內（納）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結軌，輻湊同奔。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爲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狐藉虎威，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功，勢傾天下，未之或悟。挾朋樹黨，政以賄成，鈇鉞瘡痍，構於牀第（第）之曲，服冤（冕）乘軒，出於言笑（笑）之下，南金北甌，來悉方輅，素縑丹魄，至皆兼兩，西京許史，蓋不足云，晉朝王石，未或能比。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權倖之徒，懼憚宗戚。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構造同異，興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戮。民忘宋德雖非一塗，寶祚夙傾，實由於此。嗚呼漢書，有恩澤侯表，又有〈佞幸傳〉，今采其名，列以爲〈恩倖篇〉云。

（2）〈史述贊·述高紀第一〉一首 班孟堅

皇矣漢祖，纂堯之緒。寔天生德，聰明神武。秦人不綱，網納（漏）于楚。爰茲發迹，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乃舉。粵蹈秦郊，嬰來晉（稽）首。革命創制，三章是紀。應天順民，五星同晷。項氏畔換，黜我巴漢，西土宅心，戰士憤怨。乘豐而運，席卷三秦。割據河山，保此懷民。股肱蕭曹，社稷是經。爪牙信布，腹心良平，恭行天罰，赫赫明明。

（3）〈述成紀〉一首 班孟堅

孝成皇皇，臨朝有光。威儀之盛，如珪如璋。闔閭恣趙，朝政在王。炎炎燎火，亦允不陽。

（4）〈述韓英彭盧吳傳〉一首 班孟堅

信惟餓隸（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居江湖。雲起龍驤，化爲侯王。割有齊楚，跨制淮梁。綰自閭閻，鎮我北壇（疆）。德薄位尊，非昨（祚）惟殃。吳克忠信，胤嗣乃長。

（5）〈光武紀贊〉一首 范蔚宗

贊曰：炎政中微（微），大盜移國。九縣風（颭）迴，三象霧塞。民饜（厭）淫詐，神思反德。世祖誕命，靈貺自甄。沈機先物，深略緯天。尋邑百萬，貔虎爲羣。長轂雷野，高鋒彗雲。英威既振，新都自焚。虔劉庸代，紛紜梁

趙。三河未澄，四關（二字漫漶）重擾。神旌乃顧，遞行天討。金湯失險，車書共道。靈慶既啓，人謀咸贊。明明廣（廟）謀，赳赳雄斷。於赫有命，系我皇漢。

校記：

逸于大漢。（50/19b）

案：「逸」字即「逮」字誤抄。「于」字，明州本作「乎」，下著校語「善本作于」。贛州本、叢刊本即作「于」，下著校語「五臣本作乎」，陳八郎本即作「乎」。知此兩注刻本之異字。而敦煌本獨與善注本合。考敦煌此卷末標記《文選》卷第廿五，則所抄乃昭明三十卷之舊，今五臣注本與之有異，豈五臣注本已改易乎？若然，五臣注舊志皆曰卅卷，未若善注之離析爲六十卷，則五臣注當多從舊本是宜，何以於此處反見善注合舊本，五臣不合？此皆有待版本學之細審者。又「大漢」，各本作「二漢」，據下注云「前後漢」，似作「二」是，此抄卷誤書又一例。

仕子居朝。（50/20a）

案：「仕」字，明州本同，下著校語「善本作士」，贛州本、叢刊本即作「士」，下著校語「五臣作仕」。陳八郎本同明州本，尤本同贛州本。合前條觀之，此又寫卷異善注而同五臣。然則敦煌俗寫「士」「仕」多通，疑原據本仍作「士」，抄者增筆作「仕」，非可因抄本作「仕」與五臣注同，即反證前條校記之說。又案今本《宋書》亦作仕。

郡縣掾史。（50/20b）

案：「郡縣」，明州本作「都縣」，贛州本作「郡縣」，此固兩注本之異文，而善注獨合寫卷。又「史」字。各本俱作「吏」，惟寫卷作「史」。《考異》引何校云「吏」改「史」，又陳校云《宋書》作「史」，胡克家以爲「吏」傳寫誤（胡克家，頁131）。此寫卷獨合史傳例。惟寫卷「史」「吏」多通，疑抄者減筆作「史」，實則原作「吏」也。蓋「掾吏」成詞，通行已久，又下善注亦言「掾吏」可證。

豪家世族。（50/20b）

案：「世」字，各本作「勢」，惟各本下注文作「世」，知正文宜作「世」。此寫卷正文不誤，各刻本相沿成誤之例也。又《宋書》亦誤作「勢」（沈

約，頁 2301)。下文「非謂世族高卑」，再言致意，仍作「世」，寫卷同，各本亦同，可證作「世族」是。

未之或悟。(50/22b)

案：「悟」字，明州本、陳八郎本作「寤」。贛州本、叢刊本、尤本作「悟」。此又寫卷同於善注本之例。作「悟」是，胡克家未見寫卷本與更早之贛州本，遂以爲「悟」「寤」不誤，《考異》云：「今《宋書》是『悟』字，但『寤』即『悟』，不知者每改之，未必善與五臣異。」（胡克家，頁 131）胡說失考。

構於牀第之曲。(50/22b)

案：「第」字，明州本、贛州本俱作「第」，下兩注文亦同。至叢刊本則誤作「策」，下善注五臣注文亦誤作「策」，尤本與叢刊本同，俱誤。陳八郎本此原卷缺，乃抄配之，亦誤作「策」，下注文同。由是知明州本、贛州本爲早出之刻本。寫卷作「第」，必誤書也。此寫卷不可據以刊定刻本，刻本反較寫卷近真之又一例。

〈述高紀第一〉。(50/23b)

案：黃季剛以爲此五字（「述高紀第一」）別本移在後，下二首同，非也（黃季剛，頁 241）。殊不知寫卷已置于前。惟黃氏引《文心》以爲史述贊，即遷固託贊褒貶之體，文本同一，無乃仲洽流別，始離析之，別歸爲述。遂定謂此昭明承仲洽之誤者也。頗可參。考昭明編選，於文體類承，多立意與《文心》別，此其一例也。

乘疊而運。(50/24b)

案：「疊」字，明州本作「疊」，贛州本、叢刊本作「疊」。此又寫卷本同於善注本之例也。

亦允不陽。(50/25a)

案：「亦」字，明州本同。贛州本及叢刊本、尤本俱作「光」，《漢書》亦作「光」。此寫卷獨與五臣注正文同者又一例。

芮居江湖。(50/25b)

案：「居」字，各本俱作「尹」。此寫卷獨作，與各刻本異之例也。據黃季剛引《梁書·劉之遴傳》謂王範嘗見《漢書》真本有此贊，前六

句異于此（黃季剛，頁 241）。據此，則敦煌寫卷或可輔證也。

縮自閭閻。（50/25b）

案：「閭」字，各本作「同」。此寫卷獨異于各本者又一例。

三象霧塞。（50/26a）

案：「象」字，各本俱作「精」，下善注引《孝經·援神契》同。此疑寫卷誤抄。

深略緯天。

案：「天」字，明州本同。贛州本、叢刊本、尤本作「文」。合併本均無異同校語。今《後漢書》亦作「天」。《兩漢刊誤補遺》亦作「天」。考緯天，乃善注引《周書》經緯天地之省文，「緯天」，即經緯天地。與「深略」並詞可通，若作「緯文」則不協矣！此寫卷與五臣注本同。

高鋒彗雲。（50/26b）

案：「鋒」字，各刻本作「旗」，此寫卷獨異。疑誤抄。

明明廣謀。（50/27a）

案：「廣」字，各本作「廟」。此寫卷誤抄。

系我皇漢。（50/27a）

案：「皇」字，明州本作「隆」。其餘各本同「皇」。知此又寫卷同於善注之例。

四、伯二五五四

伯二五五四號 今本卷二十八。

篇名：謝靈運〈會吟行〉一首

鮑照樂府五首

原卷存文：

（1）〈會吟行〉 謝靈運

六引緩清唱，三調佇繁音。迺（列）選（筵）皆靜寂，咸共聆會吟。會吟自有初，請從文命敷（敷）。敷績壺冀始，刊木至江汜。列宿炳天文，負海橫地理。連峰競（競）千仞，背流各百里。滌池溉粳稻，輕雲暖松杞。兩京

愧佳麗，三都豈能似。曾（層）臺指中天，高墉積崇雉。飛鸛躍廣塗，鷁首戲清沚。津（肆）呈窈窕容，路曜便娟子。自來彌世代，賢達不可紀。句踐善症（廢）興，越叟識行止，范蠡出江湖，梅福入城市，東方就旅逸，梁鴻去杲（桑）梓。牽綴書土風，辭殫意未已。

（2）樂府八首 五言 鮑明遠

〈東武吟〉

主人且勿誼，賤子歌一言。僕（僕）本寒鄉士，出身蒙漢恩。始隨張校尉，占（召）募到河源。後逐李輕車，追虜窮塞垣。密途亘萬里，寧歲猶七奔。肌力盡羣甲，心思歷涼溫。將軍既下世，部曲亦罕存。時事一朝異，孤績誰復論。少壯辭家去，窮老還入門。要（腰）鎌刈葵藿，倚仗牧鷄豚。昔如驕上鷹，今似檻中猿。徒結千載恨，空負百年冤（怨）。棄席思君幄，疲馬戀君軒。願垂晉主惠，不愧田子魂。

（3）〈出自鴈（薊）北門行〉

羽檄起邊亭，烽（烽）火入咸陽。徵騎屯廣武，分兵救朔方。嚴秋筋竿勁，虜陣精且強。天子案（按）劍怒，使者遙相望。鴈行緣石徑，魚貫渡飛梁。簫鼓流漢思，旌甲被胡霜。疾風衝塞起，沙礫自飄揚。馬毛縮如蝟，角弓不可張。時危見臣節，世亂（亂）識忠良。投軀報明主，身死爲國殤。

（4）〈結客少年場行〉

驄馬金絡頭，錦帶佩吳鉤。失意杯酒間，白刃起相讎。追兵一旦至，負劍遠行遊。去鄉世（三十）載，復得還舊丘，升高臨四關，表裏望皇州。九塗平若水，雙闕似雲浮。扶宮羅將相，（夾）道列王侯。日中市朝滿，車馬若川流。擊鍾陳鼎食，方駕自相求。今我獨何爲，埴壤懷百憂。

（4）〈東門行〉

傷禽惡弦驚，倦客惡離聲。離聲斷客情，賓御皆涕零。涕零心斷絕，將去復還訣。一息不相知，何況異鄉別。遙遙征駕遠，杳杳落日晚。居人掩閨臥，行子夜中飯。野風吹秋木，行子心腸斷。食梅常苦酸，衣葛常苦寒。絲竹徒滿座，憂人不解顏。長歌欲自慰，彌起長恨端。

（5）〈苦熱行〉

赤坂橫西阻，火山赫南威。身熱頭且痛，鳥墮魂來歸。湯泉發雲潭，焦炆（煙）起石圻。日月有恒昏，雨露未嘗晞，丹虵（蛇）踰百尺，玄蜂盈十

圍。含沙射流影，吹蠱病行暉。鄣氣晝薰體（體），芮（蒍）露夜霑衣。飢援莫下食，晨禽不敢飛。毒涇尚多死，渡瀘寧具腓。生軀陷（蹈）死地，昌志登禍機。戈舩榮既薄，伏波賞亦微。君（爵）輕君尚惜，士重安可希。

（6）〈白頭吟〉

直如珠（朱）絲繩，清如玉壺冰。何慙宿昔意，猜恨坐相仍。人情賤恩舊（下脫五字）毫髮一爲瑕，丘山不可勝（下脫五字）點白信蒼蠅。（下脫）

校記：

徒結千載恨。（28／22b）

案：「結」字，贛州本、叢刊本同，明州本作「積」。此寫卷同於善注本。

君輕君尚惜。（28／27b）

案：首「君」字，明州本作「爵」，贛州本、叢刊本作「財」。此獨作「君」，於義無涉，疑寫卷誤抄，當從刻本。

五、伯二四九三

伯二四九三號 今本卷五十五。

篇名：陸機〈演連珠〉

原卷存文：

博則凶。是以物稱（勝）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照窮。故明主程才以效業，貞臣底力而辭豐。

臣聞髦俊之才，世所希乏。丘園之秀，因時則揚。是以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明主聿興，不降佐於昊倉。

臣聞世之所遺，未爲非寶。主之所珍，不必適治。是以俊乂之藪，希蒙翹車之招，金碧之巖，必辱鳳舉之使。

臣聞祿放於寵，非隆家之舉。官私於親，非興邦之選。是以三卿世及，東國多衰弊之政，五侯並軌，西京有陵夷之運。

臣聞靈輝朝覲，稱物納照。時風夕灑，程形賦音。是以至道之行，方（萬）類取足於世，大化既洽，百姓無匱於心。

臣聞頓納（網）探淵，不能招龍。振綱羅雲，不必招鳳。是以巢箕之叟，

不昞（眇）丘園之弊，洗渭之民，不發傅巖之夢。

臣聞鑑之積也無厚，而照有重淵之深。目之察也有畔，而眴（眦）周天壤之際。何則？應事以精不以形，造物以神不以器。是以方（萬）邦凱樂，非悅鐘鼓之娛，天下歸仁，非感玉帛之惠。

臣聞積實雖微，必動於物。崇虛雖廣，不能移心。是以都人冶容，不悅西施之景，乘馬班如，不輟太山之陰。

臣聞應物有方，居難則易。藏器在身，所乏者時。是以充堂之芳，非幽蘭所難，繞梁之音，乃（實）縈弦所思。

臣聞知（智）周通塞，不爲時窮。才經義（夷）險，不爲世屈。是以陵廳（颺）之羽，不求反風，曜夜之目，不思倒日。

臣聞忠臣率志，不謀其報。貞士發憤，期在明賢。是以柳莊黜擯（殯），非食瓜衍之賞。禽息碎首，豈要先茅之田。

臣聞利眼臨雲，不能垂照。朗璞蒙垢，不能吐暉。是以明哲之君，時有蔽壅之累，俊乂之臣，屢抱後時之悲。

臣聞郁烈之芳，出於委灰。繁會之音，生於絕弦。是以貞女要名於沒世，烈士赴節於當年。

臣聞良宰謀朝，不必借威。貞臣衛主，脩身則足。是以三晉之強（彊），屈於齊堂之俎，千乘之勢，弱於陽門之哭（哭）。

臣聞赴曲之音，洪細入韻。蹈節之容，俯仰依詠。是以言苟適事，精麤可施，士苟適道，脩短可命。

臣聞因雲灑潤，則芳澤易流。乘風載響，則音徽自遠。是以德教俟物而濟，榮名緣時而顯。

臣聞覽景（影）耦（偶）質，不能解獨。指迹（跡）慕遠，無救於遲。是以循（循）虛器者，非應物之具，翫空言者，非致治之機。

臣聞鑪燧吐火，以續湯谷之晷。揮翮生風，而繼飛廉之功。是以物有微而毗著，事有瓊（瑣）而助洪。

臣聞春風朝煦，蕭艾蒙其溫。秋霜宵墜（墜），芝蕙被其涼。是故（以）威以齊物爲肅，德以普濟爲弘。

臣聞巧盡於器，習數則興（貫）。道繫於神，人亡則滅。是以輪匠肆目，不乏奚仲之妙，瞽叟清耳，而無伶倫之察。

臣聞性之所期，貴賤同量。理之所極，卑高一歸。是以准月稟水，不能

加涼，晞日引火，不必增輝。

臣聞絕節高唱，非凡耳所悲。肆義芳訊，非庸聽所善。是以南荊有寡合之歌，東野有不釋之辯。

臣聞尋煙染芬，薰息猶芳。徵音錄響，操終則絕。何則？垂於世者可繼，止乎身者難結。是以玄晏之風恒存，而動神之言已滅。

臣聞託闇藏形，不爲巧密。倚知（智）隱情，不足自匿。是以重光發藻，尋虛捕影（景），大人貞觀，探心昭忒。

臣聞彼（披）雲看霄，則天文清。澄風觀水，則川流平。是以四族放而唐劬，二臣誅而楚寧。

臣聞音以比耳爲美，色以悅目爲歡。是以眾聽所傾，非假百里之操。万（萬）夫婉變，非俟西子之顏。故聖人隨世以擢佐，明主因時而命官。

臣聞出乎身者，非假物所隆。牽乎時者，非剋（克）己所勗。是以利盡万（萬）物，不能叡童昏之心，德表生民，不能救棲遑之辱。

臣聞動循定檢，天有可察。應無常節，身或難照。是以望景揆日，盈數可期，撫臆論心，有時而謬。

臣聞傾耳求音，眊優聽苦。澄心徇（徇）物，形逸神勞。是以天殊其數，雖同方不能分其感，理塞其通，則並質不能共其休。

臣聞遁世之士，非受匏瓜之性。幽居之女，非無懷春之情。是以名勝欲，故耦（偶）影之操矜，窮愈達，故凌霄之節厲。

臣聞聽極於音，不慕鈞天之樂。身足於蔭，無假垂天之雲。是以蒲密之黎，遺時雍之世，豐沛之士，忘桓撥之君。

臣聞飛轡西頓，則離朱與矇眴收察。懸景東隕（秀），則夜光與碣磳匿耀。是以才換世則俱困，功耦（偶）時而並劬。

校記：

物稱權而衡殆。（55／18a）

案：「稱」字，各刻本作「勝」。惟各本善注云：「勝或爲稱，《爾雅》曰：稱，舉也。一曰：稱亦勝也。」案善注引《爾雅》，在〈釋言篇〉。

「稱」有二義，一曰「舉也」，一曰「好也」。「稱」者，爲銓衡之名。蓋「稱」「舉」俱兼言行二義。凡「稱述」，「稱道」，皆言之類也，「稱量」，「稱度」，皆行之類也。「舉」義亦同（郝義行，頁262～263）。然

則善注云「一曰：稱亦勝也。」不知見於何書。詳其義，蓋以爲別本或作「稱」，於該句無解，遂以「一曰」通釋之。殊不知其所見別本，今幸得見於石窟寫卷，此至可寶也。於版本學當可議者有四：

其一：以見唐世《文選》版本之盛，不惟善注本，五臣注本，其別本亦行於世。是以果爲石窟唐僧手抄而據之。其注本之多，亦可仿此類推。

其二：善注《文選》所見並世版本，或注一本作某者，皆確有其本。以此「稱」字合於善注所言所證。由是知善注亦嘗及版本考訂，殆爲《文選》版本學之發端也。

其三：善注於別本或字之釋，見有不合字書者，則但以己意妄釋，所釋乃不見傳於今本字書。皆緣於版本之異，力欲解之，無何，乃曲解也。

其四：倘視此或本之注文，非善注本文，疑即唐世讀選書者旁批之語，後世刻本刊之，誤此批語入注文，遂相訛至今，如此例之可見者。

不降佐於昊倉。(55/18b)

案：「倉」字，明州本作「蒼」，下著校語「善本作蒼」。據此，則五臣注爲先之明州本正文當改爲「倉」，否則與校語不應。今據贛州本正文即作「蒼」，下云五臣本作「倉」。持與寫卷本作「倉」可旁證。叢刊本同贛州本，尤本亦作「蒼」。然陳八郎本亦誤作「蒼」。知明州本承陳八郎本而誤也。惟寫卷「倉」「蒼」字往往互通，是以寫卷作「倉」，未必即非「蒼」。然不論如何，寫卷可據以校訂今見刻本之五臣注《文選》正文，殆無可疑。

祿放於寵。(55/19a)

案：「放」字，明州本作「施」，贛州本作「放」。知此寫卷合於善注。

不昞丘園之弊。(55/20a)

案：「昞」字，俗寫。今惟明州本正文與此同。陳八郎本已刻作「盼」，尤本同。贛州本，叢刊本並後世刻本皆正楷作「昞」。此予明州本之時代及其版本可議者有二：

其一：明州本雖日本刻，然尚多存唐世俗寫之字體，未改以楷定。知

明州本刻書早於各刻本。

其二：陳八郎本亦多俗寫簡體，與明州本同。由是知宋世刻本，民間與官本不同者，自刻書字體求之，以敦煌寫卷之俗字旁證，版本學之說殆可信矣！此寫本與刻本關涉之又一例。

習數則興。(55/25a)

案：「興」字寫卷獨見，與各刻本不同。明州本陳八郎本作「慣」，贛州本、叢刊本、尤本作「貫」。知刻本兩注互異，然皆不同於寫卷本。善注亦未注或本異字，豈不及校耶？亦未見耶？雖然，可證唐世確有別於兩注之它本者在。今幸可見寫卷本，稍見其異文。

而動神之言已滅。(55/26a)

案：「而」字，各本無，「言」字，各本作「化」。並無異同校語。此又寫卷獨見之例。據下注五臣「濟曰：喻堯舜去世，至道之化乃滅也。」似五臣注作「化」無疑。然「動神之言」與上文「玄晏之風」互對，意至爽朗，从寫卷本作「言」較可通。惜無旁證。

六、伯二六四五

伯二六四五號 今本卷五十三

篇名：李康〈運命論〉

原卷存文：

其末，天下卒至於溺而不可援也。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於魯衛。以仲尼之辯也，而言不行定於襄。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西。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讎於桓魋。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於陳蔡。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毀於叔孫。夫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於人；言足以經萬世，而不見信於時；行足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應聘七十（國），而不（一）獲其主。驅驟於蠻夏之域，屈辱於公卿之門，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絜己養高，勢動人主。其所遊歷諸侯，莫不結駟而造門，猶有不得賓者焉。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於室者也，退老於家，魏文侯師之。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莫敢問其言。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而後之君子，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屈原以之沈湘，賈誼以之

發憤，不亦過乎。然則聖人所以爲聖者，蓋在乎樂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奪。譬如水也，通之斯爲川焉，塞之斯爲淵焉，升之於雲則雨施之，沈之於地則土潤之。體清以洗物，不辭於濁。受濁以濟物，不傷於清。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夫忠直之迂於主，獨立之負於俗，理勢然也。故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人，眾必非之。前監不遠，覆車繼軌，然而志士仁人，猶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將以遂志而成名也。求遂其志，而冒風波於險塗。求成其名，而歷誹謗議於當時。彼所以處之，蓋有筭矣！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則伊尹呂尚之興於殷周，百里子房之用於秦漢，不求而自得，不邀而自遇矣。道之將廢（廢）也，命之將賤也，豈獨君子恥之。

校記：

而言不行定於襄。(53/14a)

案：各本作「而言不行於定哀」，據《史記·孔子世家》載，孔子去魯適衛，在定公時，則刻本之「定哀」符也。寫卷誤抄。

而屈厄於陳蔡。(53/14b)

案：明州本作「而受屈於陳蔡」，下著校語云「善本無受字」，又屈字下校語：「善本有厄字」。今考贛州本、叢刊本即如所言。知寫卷同於善注本。

七十而不獲其主。(53/14b)

案：各本「十」下有「國」字，「不」下有「一」字。此寫卷脫。

絜己養高。(53/15a)

案：「絜」字，各本作「封」。觀善注引韋昭：「封，厚也」，又五臣銑注云：「但爲厚己養其高名」。知兩注亦以封字爲釋。今此寫卷獨作「絜己養高」，絜己謂潔己自身，始能得高名，於義爲長，然則寫卷所據爲更早之《文選》舊本乎？

莫不結駟而造門。(53/15b)

案：「門」下，明州本校語云善本有「雖造門」三字，贛州本、叢刊本即有。知宋代刻本兩注已不同。此寫卷則同於五臣注本。則五臣注非

全不合昭明之舊，而任意刪改者。而善注亦非全襲昭明之本者。蓋敦煌寫卷《文選》白文或同於五臣注本，或同於善注，或獨作而異於兩注。皆不可一例言之。其於版本之可議者：即寫卷在唐世眾本兼出，刻本各據所祖，遂各校異同耳。

升之於雲則雨施之，沈之於地則土潤之。(53/16b)

案：各本「施」下「潤」下並無「之」字。此寫卷獨見。有「之」者，於義爲足，且句構富變化。自文義修辭之美較之，寫卷爲長。

不辭於濁。(53/16b)

案：「辭」字，明州本同，贛州本作「亂」。知刻本兩注異字而寫卷同於五臣注。

七、伯二六五八

伯二六五八號 今本卷四十八

篇名：揚雄〈劇秦美新〉

原卷存文：

揚雄〈劇秦美新〉

禮樂之場（下脫）懿律嘉量，金科玉條，（玉）神（下脫）靡不宜臻。式軫軒旂旗以（下脫）袞冕以昭之。正娶嫁（嫁娶）送終（下脫）。夫改定神祇，上儀也。欽脩百祀，咸秩也。明堂雍（辟）臺（廟），壯觀也。九廣長壽，極孝也。制成六經，洪業也。北懷單于，廣德也。若復五爵，度三壤，經井田，免人役，方甫刑，匡馬法。恢崇（宗）祇庸燦德懿和之風，廣彼縉紳講習言諫箴誦之塗，振鷺之聲充庭，鴻鸞之黨漸階。俾前聖之緒，布濩流衍而不韞。鬱鬱乎奐（煥）哉！天人之事盛矣，鬼神之望允塞。羣公先正，罔不夷儀。姦宄寇賊，罔不振威。紹少典之苗，著黃虞之裔。帝典闕者已補，王綱弛者既張。炳炳麟麟，豈不懿哉。厥被風濡化者，京師沈潛，甸內弔洽。侯衛力（厲）揭，要荒濯沐。而術前典，巡四民，迄四岳（嶽），增封泰山，廣禪梁（漫漶）甫，斯受命者之典業也。蓋受命日不暇給，或不受命，然猶有事矣。況堂堂有新，正丁厥時，崇（下脫）望受命之臻焉。海外遐方，信延頸企踵，回面內嚮，喁喁如也。帝者雖勤，惡可以已乎？宜命（下脫）典篇，

奮三爲一，以示來人，摘之罔極。令（下脱）臭馨香，含甘實，鏡純粹之至精，聆（下脱）工伊凝，庶績咸喜（熙）。荷天衢，提地輦（下脱）庶可試哉。

校記：

玉神。（48／16a）

案：各本「神」上無「玉」字。寫卷此字旁亦未見有乙改符號，知寫卷有此字，異於各本者。

娶嫁。（48／16b）

案：「娶嫁」，各本倒反作「嫁娶」。

明堂雍臺。（48／16b）

案：明州本作「明堂辟廱」，下著校語云善本作「明堂雍臺」。贛州本、叢刊本、尤本即是。知寫卷同於善注本。惟據下注文，善注引《漢書》曰「莽奏起明堂辟雍」，與五臣注向曰「明堂，布政室，辟廱，講藝之所也。」則似正文當作「辟廱」，否則不應注文。則寫卷誤抄也。然則善注正文何以從之誤？疑刻者據已誤之寫本而刻，至於注文，則仍其舊。遂如今見之異也。

九廣長壽。（48／17a）

案：「九廣」，各本皆作「九廟」。「九廣」於義無解。此抄卷誤，作「九廟」是。

而不韞韞。（48／18a）

案：「韞」字，明州本作「櫝」。下著校語云：善本作「韞」。贛州本正文同明州本，下校語亦同，叢刊本正文已從善注本作「韞」，下著校語云：五臣本作「櫝」字。尤本正文即作「韞」。此可知刻本兩注已有異字，惟贛州本爲早出，尙仍舊本，明州本則亦同舊本，茲以寫卷校之，正作「韞」。「韞」即「櫝」。蓋敦煌俗寫往往兩字同邊成文，乃抄者書寫成習而誤抄之，故「櫝」字因上字「韞」字而連寫仍作韞旁。即涉其旁而成「韞」字也。

炳炳麟麟。（48／18b）

案：「麟麟」，明州本作「煒煒」，下著校語云：善注作「麟麟」，贛州本即作「麟」，叢刊本、尤本同。此又寫卷同於善注本之證。

廣禪梁甫。(48/18b)

案：「廣」字，明州本有，下著校語云善本無「廣」字。贛州本同明州本。叢刊本則正文已刪，「山」字下另著校語云：五臣本有「廣」字。此卷有，足證更早之宋刻本皆仍唐寫之有，至叢刊本出，始正文改正，而另下校語。

作帝典篇奮三爲一。(48/19a)

案：明州本「作典一篇，奮三爲一襲。」下著校語云：善本有「帝」字、善本作「舊」字。贛州本、叢刊本即如校語所云。然贛州本正文仍作「奮三爲一」，「奮」字下著校語云：善本作「舊」字。則贛州本正文同明州本。即如寫卷所示，知唐世皆作「奮」，五臣仍之，善注則作「舊」，此二本之異也。知善注乃誤刻寫卷涉「舊」「奮」形近之誤也。然觀下善注文云：「宜命賢智作帝典一篇，足舊二典，而成三典也。」則似善注仍以「舊」字解之。五臣注則明謂：「奮，振也。」此二本在注解當初已分異，是各有所據之本。今寫卷既同於五臣注本，則五臣注亦非無據，非如後世訾議妄改之論者，此於五臣注之明誣深有助焉。

八、伯二七〇七

伯二七〇七號 今本卷四十六

篇名：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原卷存文：

我大齊之握機創歷，誕命建家，接禮（禮）貳宮，考庸太室。幽明獻期，雷風通嚮（饗），昭華之珍既徙，延喜之玉攸歸。革宋受天，保生萬國。度邑靜鹿丘之歎。遷鼎息大垵之慙。紹清和於帝猷，聯顯懿於王表。駿發開其遠祥，定爾固其洪業。皇帝體膺上聖，運鍾下武，冠五行之秀氣，邁三代之英風。昭章雲漢，暉麗日月，牢籠天地，彈壓山川。設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遠。澤普汎而無。

校記：

雷風通嚮。(46/15b)

案：「嚮」字，各刻本作「饗」，五臣注云：陰陽和也。善注引《尚書》

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又引《尚書·大傳》舜將禪禹，八風循通。詳兩注之義，似善注以通嚮爲不迷循通之意。則「嚮」字不當作「饗」。作「嚮」，於義爲佳。《廣韻》：饗，歆饗。嚮，又音向。《爾雅》：兩階閒謂之嚮（林尹，頁311）。〈劇秦美新〉「炎光飛嚮」，善注：「飛嚮，震聲也。」又《左傳》昭公十二年「如響應聲」，《釋文》：「響本作嚮也。」又《漢書·藝文志》「其受命也如嚮」，顏師古注：嚮與響同。《說文》「響，聲也，从音鄉聲。」據以上可知「嚮」「響」每多相通，皆以爲聲之意。然「饗」字絕無與「嚮」相通者。蓋「饗」字無循通之義，殆無可疑。則此句似當从寫卷作「嚮」，各刻本俱誤，此寫卷獨見之例也。

普汎。(46/17a)

案：汎字，明州本作「泛」，下著校語云：善注作「汜」。贛州本即如是。此卷作汎。汎與汎異字，汎：灑也，从水汎聲，汎：羣浮也。《一切經音義》載汎與汎同。汎：浮貌。然則汎又作泛，又作汜（阮元，部首，頁31）。又《龍龕手鏡》：「汜」或作「泛」「汎」，芳梵反，浮也，亦流兒也。（釋均行，頁233），知「汎」「泛」「汜」皆同字。然善注五臣注寫卷各書其一體，此特別之例，益證寫本與刻本究非一例，宜細審之。

第二節 日本 HoSoKaWa 私藏本

一、緣起

《文選》寫卷，今世所存可見者，皆唐代寫本，有二系，大宗曰敦煌寫卷，小者曰唐人鈔卷，即日本所藏《文選》集注也。注者並注文格式，可分五類：一曰善注寫卷，即世所謂永隆本，二曰五臣注寫卷，惟見 Hosokawa 所藏葉二百卅六行。三曰它注寫卷，知有俄籍 Oldenburg 所藏本，現在列寧格勒亞洲研究中心。四曰白文寫卷本，即今見敦煌各本。五曰集注本，即日本平安朝鈔本，京都帝國大學昭和十一年影本行世。凡斯五類，所謂寫本之總也。

驗此五本寫卷，或詳正文義，或釋出典，或明體類，或總括文意，或引伸己見，皆各自成說，茂言麗辭，雅有可觀，即識有不同，見有異聞，合而

參考，兩不相妨。由此見唐世文選學之盛，注家之夥，不獨崇賢之專擅也。

然諸本惟五臣注湮沒不聞，士人眇知，是以至今無見有研之者，以較之各卷，自敦煌之學興，歷經數手校勘題記，蔚然可觀者，以視此卷猶粗璞之未鑿，誠有遇與不遇之嘆哉。今即據日本 Hosokawa 所藏影本，持與各本相校，明其異同，審其優劣，定其價值，而試探其注者並注文體例如后，以資唐代寫卷之一解。

二、卷式現貌

是卷以麻紙寫，共十一葉，都二百卅六行，首尾俱缺。原藏在敦煌，後歸日人 Mr. Moritatsu Hosokawa 手。僅注文，無《文選》正文，與五臣注善注今刻本者不同，又與敦煌唐寫卷永隆本善注正文與注文並寫者異。日本唐鈔注本亦正文注文均寫。可知此本獨鈔注文，乃《文選》寫卷之僅有者。又分裝十一葉，蓋屬唐人裝幀法式也，與伯希和王氏《切韻》殘紙之四十二葉，王國維所校之王仁煦刊謬補缺《切韻》同式，信其為唐手。葉德輝《書林清話》云：

魏晉以後，佛經梵夾大行於世，而其用益宏。……則摺疊之制，在晉時已通行。而唐人試卷之式，亦本此而為之。

據此知古人書多傳寫之本，字跡雖精審，惜作冊不解線縫，只疊紙成卷，如今見唐人寫卷之藏敦煌者，殆其法式也。葉松發嘗於所著《中國書籍史話》一書錄是卷以為圖版，審為葉子裝。（案：葉松發 1978，頁 170）

是卷書以楷體，筆意仿唐陸柬之書《文賦》，亦近二王也，書極工，殆為名手。無寫者名姓，亦未抄年代。然據「民」字十餘見，有二處缺筆，各在行 165、行 167，疑當非偶然之漏，準是，或為初唐之物也。是卷脫字錯字並簡省誤鈔者甚多，其中一二至於不能辨曉文義。又引書俱不稱名，且例皆節取，頗似五臣注書例。

案五臣注書立意與善注異，凡善詳者五臣必略，善引此，五臣必另引彼。今試持以校兩注，大抵善有者，此卷略皆無，即有，亦與善詳略有別。又五臣注有者，是卷例皆有，然亦詳略有異，惟於分節作注處，與所釋選文句，大抵類如五臣注。然因是卷脫誤混亂有須據五臣注以按其順序者，顯見凡是卷誤脫，今刻本皆已改正，合上所云不同善注條例，定為五臣注無疑，此必五臣之一者先注之文，在呂延祚上合注表之前。可視為五臣注之稿本，乃未

經呂延祚刪取合併之注也，彌可珍視。

此十一葉所包注文，計有：

- | | |
|------|-----------|
| 司馬相如 | 〈喻巴蜀檄〉 |
| 陳琳 | 〈爲袁紹檄豫州檄〉 |
| 陳琳 | 〈檄吳將校部曲文〉 |
| 鍾會 | 〈檄蜀文〉 |
| 司馬相如 | 〈難蜀父老〉 |

惟非若善注與五臣注之正文注文並鈔。今持與《文選》集注寫本卷八十八亦有〈難蜀父老〉一文之注校之，亦迥然大異，信知非《文選》集注同鈔者。復持與日本足利學校藏明州本六臣注校之，明州本〈難蜀父老〉一文之「漸沈澹災」句下校語云「善注作灑」，此卷與明州本同，則此卷信爲五臣注所據之本。按明州本在紹興二十八年刊，固六臣合注本，惟詳於五臣注文，與贛州本、廣都本之詳於善注者異，爲吾人今日唯一可據合併本五臣注較詳之底本也。然則復持與今存五臣單注本之最早刻本，即陳八郎本校之，亦同作「漸沈澹災」。凡此俱可定是卷乃五臣注本者也。

又列寧格勒亞洲研究中心 Sergei Fedorovich Oldenburg 所持敦煌寫卷亦有《文選》注者，彼非善與五臣注，亦與《文選》集注不同。今持與相較，據日人 Kiichiro Kanda 所知，亦云不同。則此卷爲唯一之本，且爲今存五臣注之最早者。其可供「文選學」之參酌，功自未可限量。

是卷卷末連屬它文，即唐末法僧曇曠《大乘百法明門論開宗明義記》。共十一行，字跡粗劣，行楷不一，筆劃未工，不若是卷之精審。

今即據敦煌寫卷與各本刻本校之，先歸屬注文分置選文各節句讀，以符正文，凡各本詳略異同並見舉之，凡於義例有己見之而自珍者，各繫於案語中。

三、校記與案語

（一）司馬相如〈喻巴蜀檄〉。（44/1a）

- （1）檄也明也，將欲出師，此（猶）之於雪、動則電出。故師先之以檄。
比電光出玄，皎然以道理告喻之。

案：此釋選文題類。善於檄文之源流名義無注。五臣乃增補之，此五臣注之條例也。此卷亦詳注體類，與五臣注暗合，知或同出五臣注之手。

然五臣注云「檄，皎也，喻彼使皎然知我情也。」和一皎字出義，與是卷之「皎然以道理告喻之」之義暗合。惜今見刻本注文則略多矣！不若此卷之詳。是卷所引蓋出《文心雕龍》卷四〈檄移〉云：「震雷始於曜電，出師先乎威聲。故觀電而懼雷壯，聽聲而懼兵威。兵先乎聲，其來已久。」（案：范文瀾 1975，頁 4／63）據此，則「此」下疑脫「猶」，或類比似之辭。「雪」，「雷」誤，「雪」下省筆同，敦煌寫卷凡重字例皆省筆。「師」即「師」俗寫。「瑞」亦當作「檄」。然敦煌寫卷字例有偏旁不定，繁簡不一者，已詳於潘師石禪之《敦煌俗字譜》（案：另參潘重規 1980，頁 279～322）。又《文心雕龍·檄移》云：「暨乎戰國，始稱為檄，檄者噉也。宣露於外，噉然明白也。」（案：范文瀾 1975，頁 4／63）「噉」字此卷作「皎」。當即「皎」，與明抄本《御覽》引作「皎」同。以上為此卷注文釋「檄」義者。顯知所據即《文心雕龍》之說。至今刻本五臣注亦承襲之，惟注文略甚耳。可知此卷或鈔自五臣注之稿本，是以詳於今刻本，蓋呂延祚上表嘗云：「作者爲志，森乎可觀。記其所善，名曰集注，並具字音，復卅卷。」則其所上之注，殆取五臣各家之「善」者，其非五臣注稿本原貌必矣！惜五臣稿本不得見，昔人無以考之，以爲五臣注皆荒陋，遂如李姚王蘇之譏者，洵非持平。今得見此卷之注文，實詳於今刻本，乃知五臣不白之評可稍釋矣！且觀此節注，雖本之《文心雕龍》，然不直引原書，但約舉其意，更益以己說，混抄而注，即綜合詮釋之法也，凡此俱符今見刻本之五臣注例，其引書不稱名亦同。據是可定爲五臣注稿本之鈔寫也。

- （2）六國時遊楚於至楚相處，相失璧而怨秦盜之故，儀照王時為秦相，為一尺二寸檄楚相。玄其噉可明。昭自張儀，如，當漢武帝建元五年。知通夜郎滇池。遣中郎唐蒙，賁帛遣詔，徼巴蜀千人兵糧，送從蒙：：發萬人，後誅巴蜀之渠師，蜀人大驚，故帝遣司馬相如往檄以曉喻之。

案：此節注當繫選題下，蓋兼釋檄之始作於張儀，復據史漢以注選文題旨、撰作之意。檄文始作，善無注，五臣注今本曰：「此周末時穆王令祭公謀甫爲威猛之辭以責狄人之情，此檄之始也。」（44／1a）今本注主檄文始於祭公謀甫，與此卷注不同。今本注據《國語·周語》，此卷注則本之《史記·張儀列傳》：張儀既相秦，爲文檄告楚相曰：「始吾從

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答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龍川龜太郎，頁914）然則二注雖異，皆各有所主。今注以祭公謀甫檄爲檄之本源，此卷注以張儀檄楚爲檄文一體之始稱。二注本自不誤，蓋皆符《文心雕龍·檄移篇》之解也。「遊」上當有「儀」字，「楚於」二字誤倒，「照王」當是「惠王」之誤，據《史記》本傳可證。一尺二寸，此寫卷明白可證後說混雜未考之弊。《索隱》引《春秋後語》云檄丈二尺，段注引演說文謂前人多言尺一，《說文》檄二尺書也。眾說紛紜，今見此寫卷所引明作一尺二寸，與《文心雕龍》說同，則諸家異聞可止矣，此寫卷可資今本古書校勘之顯例也。「檄」「噉」皆「檄」字之別寫，說見前。自下注文皆釋司馬相如檄蜀之意。「如」，即「司馬相如」之略稱，疑此寫者或因省紙之故，故多略寫簡稱。武帝建元五年，書此年號，爲兩注所無。善注引《漢書》與此卷稍不同。《漢書》無「賁帛遣詔」語，《史記》本傳亦無。「渠師」，《漢書》作「渠率」，《史記》作「渠師」，此卷「師」，依例即「師」之別寫。與《史記》合。以上釋題意注文，今刻本五臣注俱無，即善注有者，亦所據引書異。則此卷注當爲五臣注未經刪取之原稿也。

（3）交臂受事。（44/1a）鈔注：交臂，樊手。

案：「交臂」，善注引《戰國策》：「儀交臂而事齊楚。」僅明出語之處。五臣注云：「交臂，拱手也。」此卷「樊」即「攀」字之簡寫。攀手拱手義近難分，知今本五臣注蓋斟酌寫卷未定之注。

（4）稽顙來享。（44/1b）鈔注：享，會也。

案：「享」字，善與今本五臣俱注作「獻也」。《漢書》顏師古注：「享，獻也，獻其國珍也。」此兩注所本。此寫卷不與兩注同。

（5）移師東指……太子入朝。（44/1b）鈔注：于時有閩越王俱兵侵南越王胡塩界，南秦來遣太子嬰齊入侍欲去閩：越：第聞漢助之，怖，煞其兄與自來降，即至也。

案：此即建元六年閩越侵南越事，此寫卷與今本善注、五臣注俱不同，而詳於今本兩注。蓋善注據《漢書》顏師古注直錄，致有師古訓「弔」與文穎異，因辨駁文穎之說，善兩存之，並不加案語。此注則復從文穎注，蓋立意與善注異說也。然今本五臣注「弔」訓「問罪也」，亦不同寫

卷。又閩越侵南越時，兩注俱未詳，此卷則據《史記·南越傳》約舉其事，當爲五臣注之原貌，由此知五臣注寫卷詳於刻本。《史記·南越傳》：「至建元四年（佗）卒。佗孫胡爲南越王。此時閩越王郢（案：「此時」，《漢書》作「立三年」，是也，計其數，此時當建元六年）興兵擊南越邊邑。胡使人上書曰兩越俱爲藩臣。毋得擅興兵相攻擊。今閩越興兵攻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越義守職約，爲興師，遣兩將軍往討閩越（案即王恢、韓安國）。兵未踰嶺，閩越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天子使莊助往諭意。南越王胡頓首曰：天子乃爲臣興兵討閩越，死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瀧川龜太郎，頁1224～1225）此即武帝建元六年事，寫卷注本此。《漢書》〈閩越傳〉、〈南越傳〉並同。「傾」，「傾」之簡筆，「侵」即「侵」，「塩界」疑「邊界」之誤，《史記》作「邊邑」。「南秦」二字衍。「嬰」即「嬰」之簡筆，「弟」即「弟」，「怖」，「驚怖」之意，「煞」，「殺」諱字，此卷凡「殺」皆諱「煞」。此卷注詳於今本五臣，又善注引《漢書》，此據《史記》。皆注者特別用心，取長補短，立心標異之法也。

（6）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44/2a）鈔注：不然者畏有非常云，故衛之。

案：「不然」者，《史記》無注，《漢書》亦無。善注引張揖不在師古注中。今本五臣注：「謂不意之變也」，殆是，「不然」即「不虞」，謂不虞之變也，此注云「畏有非常云」，「云」字下疑脫「之變」二字，然則此寫卷注較今本注文已多。

（7）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44/2b）鈔注：烽，吏薪於拮，擇有急，即舉。燧，積柴。望見（寇）急，燹之竹，驚，荷兵干戈

案：此節注脫漏簡省甚多，幾於不可辨曉。如此類者寫卷有多處，蓋寫者意在省紙也。然此節注較之今本兩注亦不同。善注引張揖，五臣約舉舊注，出以己意，此注亦不引書，惟所本者即《史記集解》與《索隱》，皆與善注引異本。案善注上表在顯慶三年，早於司馬貞草《史記索隱》，不當引後說固無疑也。此寫卷既得據《索隱》注文，則其稿成必在《索隱》之後，早在呂延祚上五臣注之前，計其年，約在開元元年至開元六年之際。《集解》引《漢書音義》云：烽如覆米箕，縣著桔槔頭，有寇則

舉之，燧，積薪，有寇則燔然之。又《索隱》引韋昭曰：烽，束草置梟之端，如挈皋，見敵則燒舉之，燧者積薪，有難則焚之（瀧川龜太郎，頁1253）。據此，則注文自吏薪於拮擇，當有拮拮之誤。「薪」字當移於「積柴」下，「見」下脫「寇」字，「燧」即「焚」字。

(8) 位爲通侯，處列東第。(44/3a) 鈔注：東予在天（子）下方：天子在諸煞一，東，又一解云漢封庄王皆在關東。

案：此節注亦有脫文。「東予」，「東第」之誤。「天」下脫「子」字。「方」下有塗去符號，核其意，謂指「天子在諸煞一」六字。其最可怪之論，乃「東第」又一解，謂漢封侯王皆在關東。「庄」疑當作「侯」，「關」即「關」省筆。此節善注先引師古說，次引張揖說。五臣注類如之，皆謂東者帝城之東，東第者，位次於天子。《漢書補注》引沈欽韓說云：「《初學記》二十四引魏王奏事曰：出不由里門，面大道者名曰第。列侯食邑不滿萬戶，不得作第。其舍在里中，皆不稱第。蓋甲第又以北第爲尊。」此又別一說也，與善注五臣注不同。王先謙云：「有甲乙次第，故曰第。據此賦，知漢以東第爲甲，西第爲乙，至北第與北闕圓嚮，則更尊矣……甲乙但取第宅宏侈爲貴耳」（王先謙，頁1200）。王說亦本之顏注。然則此注與諸家注迥異，其別一解，史傳均無考。則此注之可貴，乃備一說，豈可輕忽哉！

(9) 方今田時重煩。(44/4a) 鈔注：重煩，重難也。

案：此與師古注同。善注引亦同。今本五臣注作慎擾。

(10) 亟下縣道。(44/4a) 鈔注：亟，急也。

案：此注引師古注，與善注五臣注俱同。

以上司馬相如〈喻巴蜀檄〉之注也。

(二) 陳孔璋〈為袁紹檄豫州〉。44/4a

(1) 漢宜百姓曰縣管蠻夷曰道。袁紹，字本初，遣琳作檄：豫州刺史劉備，當與我同心，與伐曹操，故言檄豫。

案：此當繫選文題名作者名下注。惟前十一字當屬上文「亟下縣道」句下注。今與此文連屬而鈔，蓋誤也。審此注文意在專釋檄豫州之由，與今本所見五臣注翰曰並善注所側重者不同。贛州本於作者名下有「善曰魏志曰翰注」校語，叢刊本從之亦有。明州本只有翰曰注文與今見尤本

俱同。無同注之校語。陳八郎本亦有翰曰注，知此或五臣注固有者。贛州本雖在明州本之後出，惟可能另據善注單行本而增注校語。惜今已無得見此本。遂不能定其有無（案：當另參廣都本）。然則此鈔本注文略於今見五臣翰注，且取意亦稍異，其為稿本簡注可得證也。

（2）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44／4b）鈔注：漢封劉備為豫州將軍，郡有守，國有相，並謂劉備處官等。

案：此注近於五臣銑注。今據陳八郎本銑曰：「刺史，劉備也，相國謂為侯王相國也，守即郡守」。然此注多「並謂」云云，至今本則已刪去。此鈔注文繁於今本注文之例。知鈔注與今注繁省不一，然皆可尋其相涉之處。又此鈔曰「郡有守，國有相」，則正文宜作「郡守國相」，今見贛州本作「郡國相守」。下著校語「五臣本作相國」，又見明州本作「郡相國守」，下著校語「善本作國相」，知二本所見俱同，今陳八郎本即作「郡相國守」。今據鈔本此注，知各刻本誤也，此必五臣原寫本作「郡守國相」，陳八郎本並各本五臣注銑曰「相國謂為侯王相國也」，上「相國」二字，當即「國相」之誤倒也。鈔本注文可證之。若是，則此鈔本注文可據以正今各刻本之價值有二：其一可正合併本校語之誤，其二可正五臣注文之誤。

（3）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44／4b）鈔注：畧疑免制謂文王囚於羑里，使散閑等求寶物以賂紂，免時立難。慮權謂伊尹廢太甲等。權，反經以合道，經常也。皆摧摧時為事。

案：此注與今本兩注大異。今本善注各本無此句注文，五臣注則有向曰：「圖度，權勢也。言古明君皆度其危亡，思其險難，因事立勢，以成其賢聖之功也。」所云古之明君，意與此注舉文王、伊尹兩事稍涉。然一約取文意，一明舉事例為釋，一抽象，一具意。注筆固不同。又此注釋「權」義，謂反經合道。復於注上加注，申明原注，與今五臣注向曰以權謂勢也，以權勢釋權，兩注大異。知五臣注鈔本有與今刻本注意全異者。且有注法各別，而鈔本注為具體者。正文「立權」句下即接「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此句下善注引〈難蜀父老〉以注出語，五臣注合立權句意，注云「非常之人謂賢聖也」，此鈔本則無注。

- (4) 曩者彊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己，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敗。(44/4b) 鈔注：曩，向也。起高胡亥即中後合為丞相。初，始皇死於沙，近書與太子扶蘇，趙高得書。改云始皇賜太子死。扶蘇得遂自煞。高立胡亥為天子，而常語亥言階下深能而亡，臣與階下為駟，使臣。於是常閑二世，而高眉為威權，指鹿為馬，以蒲為晡，不由二世。欲咸政。胡亥夜夢白帟嚙其左其驂，以問卜“師”曰：經水為崇。胡亥遂居於望夷之宮。齋以祈涇水，高於是令女嬃閭樂煞之於望夷。

案：此注亦詳於今本五臣濟注，今本濟曰於趙高事只略言：「言百姓懼高之威，皆不敢正言於君也。望夷，秦宮名，趙高使閭樂殺二世於此宮也。」於事義大不明晰。善注則引《史記》以注，其詳於釋事，頗與鈔注同。然始皇遺書，趙高改命，善注亦闕，則鈔注引又詳於善注。茲若定此鈔注為五臣注稿本之一，則五臣單注原本實亦詳於釋事，其精注繁引，未嘗不在善注之上。與今本五臣注大都於釋事為簡略之注不同，此鈔注為五臣單注原本之可注意及者。「起高」，「起」字當「趙」字誤。「即」下或脫「位」字。「自煞」即「自殺」，此本凡「煞」字數見，皆諱「殺」字也。「欲咸政」，意謂趙高思欲專執政柄。「其左其驂」，下「其」字衍。「經水」或書作「涇水」，凡敦煌俗寫有部首偏旁不分者，說引見上。「女嬃」即「女婿」。

- (5) 祖宗焚滅汙辱，至今永為世鑒。(44/5a) 鈔注：此言比曹操執權，假衛天子，如趙高、祿、產等。祖宗秦之昭公孝公等。

案：此注於引《史記》趙高專權事後，更就正文作意而注之，明陳孔璋引此，意在比曹操為趙高，諷意自在言中。此鈔注不惟釋事，更兼釋義之例也。據此知五臣原注義例甚善，事義並注，越今本優甚矣！「昭公」即「昭公」。

- (6) 及臻呂后季年，產祿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趙。(44/5a) 鈔注：高帝崩後，呂后煞趙隱王如意，遂立姪兒產及弟祿。產為趙王，祿為梁王。二軍，漢將長安置南軍，故云二軍，周亞夫為北軍，劉屈來為南軍。

案：此注兼包今本兩注之義。「二軍」五臣注今本無，善注有，然注義大異。善注云「陳平請拜呂台、呂產為將，兵居南北軍」，以呂台、呂產為

南北軍，不注二軍之源由。此注則以漢制長安南北二軍故云，且以北軍周亞夫，南軍劉屈來爲二軍名。知此注雖爲五臣注今本闕，然亦不若善注。或謂五臣注多竊取善注者，疑未必然。「來」字缺筆，不知何諱。

- (7) 於是絳侯朱虛，興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44/5b) 鈔注：
絳侯周勃，朱虛劉侯章，高祖見孝悼王子，取呂氏女妻，知呂謀絕
劉，故取。因勃興能，因酒，今煞呂氏，迎代王立爲文帝。並是章
敦之功。太宗，文皇帝也。

案：「勃」「勃」「敦」並勃字。「劉」下有肌去符，當謂「朱虛侯劉章」。
「取」即「娶」字省筆。此注今亦不見五臣注中，善注有，引《漢書》
以注，然無「取呂氏女妻」云云，知二注所取史書文亦多彼此有無，並
不盡同。則不能據此仄斷此鈔本注文爲善注。或當爲五臣單注原有者，
至呂延祚綜集諸家，始去之，遂與原注詳略不同。又此注自「故取」下
八字，意晦難斷。

- (8) 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44/5b) 鈔注：大臣立權，因劉等

案：此注節略甚多，晦而難曉。玩其意，當釋「大臣立權」之意。亦即
前注謂權變時事之旨也。故今本五臣注銑曰：「漢道興盛而明長者，是周
勃等權計之儀表也，紹此言者，亦將爲權道以匡漢室也。」詳銑注，亦
作權宜之計，權道之計，與鈔注意合。疑鈔注爲稿，未盡文意，待綜集
五臣注上表玄宗，乃據稿本更演申之。

- (9) 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44/5b) 鈔注：左神
徐璜皆獻帝小黃門名。

案：「神」各本作「悺」，此鈔誤，又各本善注與五臣注俱曰「桓帝時小
黃門」，此云「獻帝」，其可能有二：或鈔誤，或五臣稿本原作「獻帝」，
後改正之作「桓帝」。

- (10) 父嵩乞匄携養，因臧假位，輿金輦壁，輸貨權門。(44/6a) 鈔注：
嵩，夏侯氏子，曹騰爲火長秋，騰聞人無兒，故《曹瞞傳》曰騰是
得夏侯譚足得，夏侯譚子即嵩，故云乞工。漢時以賦買得官，故云
輿至輸貨也。

案：「火」，「大」誤，《魏志》注引司馬彪《續漢書》云：順帝即位，爲
小黃門，遷至中常侍大長秋（案：裴松之 1981，頁 5）。《續漢書·百官

志四》：承秦，將行宦者，景帝更名大長秋。秩二千石，掌皇后太子家，或用士人爲之，中興常用宦者。又韋昭《辨釋名》：長秋，自皇后官，非天子卿，釋云：長秋主宮中。凡物次春生，秋成，欲使宮中之祚如之，故爲名。辨云：皇后陰官，秋者，陰之始，取長名，長者欲其久也（案：虞世南 1974，頁 222）。據此知大長秋主宮中事，爲宦者所司。「瞞」即「瞞」誤。此注近於今本五臣濟注，然所引《曹瞞傳》，乃今本各注所無者。今據《魏志》注引《曹瞞傳》云：吳人《曹瞞傳》及郭頒《世語》並云：嵩，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父，太祖於惇，爲從父兄弟。（同前）然則注僅云「夏侯氏子」，此注逕謂「夏侯譚子即嵩」。今檢《魏志》卷九〈夏侯惇傳〉則云：夏侯嬰之後也（案：裴松之 1981，頁 125）。亦未載惇父祖之名。此鈔注明言「夏侯譚」，必別有所見。可見鈔注引書厥有可論者二：一曰鈔注引書可據以補注今本史書之漏，二曰鈔注引書有與今本善注五臣注俱不同者。知五臣原注亦未嘗不冠書名。

- (11) 操贅闔遺醜，本無懿德。（44／6a）鈔注：贅之岡（？）言操本乞養之子，後闔即騰，是黃門兒。

案：「岡」字疑即「肉」字省筆，此注謂「贅之肉」，喻言操本乞養之子，蓋指嵩入贅爲曹騰之養子，故後注即言「闔即騰」。核其意，與今本五臣翰曰注同意。今本五臣注翰曰：「贅，餘肉著身也，闔，宦人也，令，善也，贅喻嵩也，闔謂騰也，言操是如此種類，元無善德以及於人也。」然今本注增文雖多，其意不越鈔注。可知凡今本注增多者，大抵皆無關重要。愈證鈔注爲五臣注之原始稿本。此贅字，善注謂「假相連屬」，與鈔注今本五臣注俱不同。

- (12) 幕府董統鷹揚，掃除凶逆。（44／6a）鈔注：幕府即袁紹也，幕府自衛：青：征匈奴，有獲有功，帝喜悅，遂就幕府封之，故云幕府。幕，大也，府，聚也。

案：此注亦兼取五臣向注與善注。今本善注引《漢書音義》曰：「衛青征匈奴，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因曰幕府。」與此鈔注近，然鈔注文較多，且單釋「幕府」二字義，亦近五臣注例。今本五臣注向曰有「幕府謂紹也」，幾與鈔注同。此鈔注合兩注而鈔者。然雖合鈔，亦未必與今各刻本同。知此鈔注可據以較觀寫本與刻本之間距。

- (13) 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棄瑕取用。(44/6b) 鈔注：續，盡。卓者，袁紹當為虎賁中郎將，遭董卓起，乃是向關東，習陳頽軍，取之。遂令聚閔起義兵，欲誅卓。

案：此注亦包今本善注、五臣注各有者，惟注義均異。今本五臣注濟曰「續，相連也。」此注云「盡」，義不同。疑即五臣原注均各有注，異同不一，殆綜集時，必有所去擇，此注作相連，與鈔注不合，即不取鈔注之證也。又袁紹叛卓，據關東誅卓事，今本五臣良注與善注具同，贛州本乃著校語「餘同善注」，明州本亦著校語「善同良注」，雖然，兩注同引《魏志·卷六·袁紹傳》，亦互有增損。今本明州本無「魏氏曰」，贛州本有。明州本「因橫刀長揖」句上無「紹不應」三字，贛州本有，尤本亦有。且尤本改「魏氏曰」為「《魏志》曰」。今持二注所引與今本《魏志》相較，知二注非引原書，蓋節取也。然二注引與鈔注俱異。鈔注省文甚多，核其意，已兼及紹出奔冀州，韓馥懼而讓位事，此紹所以據冀州而攻卓之由也。二注引不及此，故有選文正文「發命東夏，收羅英雄，棄瑕取用」句，注文不相涉。今鈔注兼及紹施計襲韓馥以取冀州事，殆與選文正文合，較今本二注為恰。《魏志·卷六·袁紹傳》：「後馥軍安平，為公孫瓚所敗，瓚遂引兵入冀州，以討卓為名，內欲襲馥，馥懷不自安。」注引《英雄記》曰：「逢紀說紹曰：將軍舉大事而仰人資給，不據一州，無以自全。紹答云：冀州兵彊，吾土饑乏，設不能辦，無所容立。紀曰：可使公孫瓚相聞，導使南來，繫取冀州，公孫必至而馥懼矣！因使說利害為陳禍福，馥必遜讓，於此之際，可據其位。紹從其言，而瓚果來。」（陳壽 1981，頁 90）審此，知鈔注意即據此。謂紹因卓謀廢帝，不允，橫刀出奔冀州，即向關東也，遂襲馥，陳禍福利害，馥懼乃讓，因取其位。「陳」即「言說陳述」。「頽」即「馥」之錯字。「取之」，謂取其位。據此，知鈔注包舉選文句意，與今本注皆不同。

- (14) 故遂與操同諮合謀，授以裨師，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44/6b)

鈔注：徐衰曾孝四州合謀，推紹為盟主。辟合衰州，俾墜其師之謀也。神師謂偏將軍東夏侯青等英雄，即四州判史同盟者。

案：觀此條鈔注最能驗其為五臣注本。選文此節句意，善注云：「裨師，偏師也。《漢書·衛青傳》曰：裨將及校尉侯者九人。謝承《後漢書》陳龜表曰：臣累世展鷹犬博擊之用。」觀此，知善注重在「裨師」一詞所

出處，不及當文之句意。五臣注云：「翰曰：諮，議；裨，偏也。紹表操爲袁州刺史，授以偏師，與同議合謀，欲匡復漢室者，謂其有犬鷹將搏擊之能，可爲爪牙之任也，言鷹犬以比操也。」五臣此注重在訓釋紹表操爲袁州刺史之事，以符正文「遂與操同諮合謀」之句意。此鈔注所重亦在同盟句意，與善注不同旨。知鈔注確爲五臣注者。然徐袞曾孝當五州，此言四州，必誤引《魏志》。《魏志》卷六本傳云：「橫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擁百萬之眾，迎大駕於西京，復宗廟於洛邑。……紹喜曰：此吾心也。」（案：同前，頁91）「墜」當「遂」字繁筆，謂遂其師之謀。「神師」，即「裨師」，五臣作「裨帥」，善作「裨師」，此「師」字即「帥」之增筆。五臣注翰曰「裨，偏也。」又曰「授以偏帥」，即此鈔注謂「偏將軍」。觀此所釋選文正文與善注本所從不合，與五臣注從合，知此鈔注本可證。

- (15) 冀獲秦師一剋之報。(44/7a) 鈔注：秦師孟明、白乙、西乞述既敗，穆公用之，冀有三年將譯君命之事。

案：「述」即「術」之通借。「譯」，「辭」之省筆。此鈔注引《左傳》僖公三十三年春秦晉殽之戰，然非直引，只約舉其事大意。與今五臣注翰曰注法同。善注則直引《左傳》文而節取之。此鈔注約取之《左傳》文與翰曰亦稍異。《左傳》僖公三十三年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繫鼓，使歸就戮於秦。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此鈔注「有三年將辭君命之事」注文所據，今本兩注均無。故知鈔注雖有與今本兩注類同者，但所約取引文則異。

- (16) 割剝元元，殘賢害善。(44/7b) 鈔注：元，良善之民。

案：「元」，善注引高誘《戰國策注》曰：「元元，善也。」以「善」釋「元」，究與鈔注不盡同。五臣注「元元，謂眾人也。」亦得鈔注之半意。然則鈔注以「良善之民」釋「元元」，殆取兩注而合之意也。此鈔注如此可推論者有二：其一疑此即五臣之呂向注，呂向取善注，合於己注而綜言之。蓋所謂李匡又《資暇集》之譏五臣注也。與前注「幕府即袁紹也」合觀之，鈔注多有合於呂向曰者，並此例以推，鈔注或即呂向之原注。其二則鈔注出別手，蓋所謂闕名者所撰，雜取五臣、善注之長而綜注之，是以鈔注多見如此綜取兩注之例，然與兩注今本可見者雖同而實稍異。鈔注或即六臣合併本之始。據此，則唐人已合併善與五臣，非自南宋始也。

若是，則鈔注於選學源流之反證，殆具空前之價值，日人神田喜一郎即主闕名撰。今觀闕名所爲注，類皆取兩注之長，或簡或繁，或據以引伸，或據以另舉它文，或節取經史段次不同，或注義輕重偏主有別。其例不一，然尋之兩注，無不脈絡可辨。此鈔注乃合併注之明證也。

- (17) 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孥受灰滅之咎。鈔注：邊讓如言搯、不忠，於是煞之。

案：此句善注於本事無說，但注單字，引臣瓚《漢書注》：懸首於木曰梟。贛州本、明州本、叢刊本等各本合併注如此，且無「同注」校語。尤本善注則增文，尤本注云：「《魏志》曰：太祖在袁州，陳留邊讓言議頗侵太祖。太祖殺讓，族其家。臣瓚《漢書》注曰：懸首於木曰梟。《尚書》曰：余則孥戮汝。」自《魏志》以下二十五字，各本俱無。《考異》所見袁本亦有，惟「志」作「書」。胡克家云：「此尤校改，但未必非引王沈《魏書》也。茶陵本刪此注，更非。」（胡克家，頁119）然則胡氏單據袁本，以爲刪者非，殊未盡然。胡氏未見贛州本明州本亦無。今據此鈔注有，頗與今本五臣注濟曰同，今本五臣注濟曰：「操爲袁州，邊讓言議頗侵於操，操殺讓而族其家，故云灰滅也。」（44/7b）與鈔注義相涉。知此當五臣注原有者。《考異》未見鈔注，論非。此鈔注可校今本合注之非，可訂胡克家《考異》之誤，可還五臣注之原貌，可證五臣原注詳於善注者。「如」字衍，「煞」即「殺」。

- (18) 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44/7b）鈔注：射欲，徐州牧陶謙曾煞搯父，搯志慾討煞之，往仇不得，遂被還。到來習他呂布於下邳，為布所敗之，書奪兗州之地，唯有花東河及鄆城在。

案：「射欲」，當涉「躬破」形誤。「煞」即「殺」。「仇」乃「征」字省筆。「習」通借「襲」，「奪」即「奪」，反及也。此鈔注亦本之《魏志》，仍不冠書名，同於今本五臣，陶謙殺操父事，今本兩注皆引之，惟與鈔注雖義同而文稍異，即上所云鈔注力欲與兩注異解處。操何以躬破於陶謙，今本兩注未解，但注引軍還與太祖軍不利，尤本善注云：「《魏志》曰：陶謙爲徐州刺史。太祖征謙，糧少，引軍還。又曰：太祖與呂布戰於濮陽，太祖軍不利。」而於親征陶謙之故，即正文「躬破」無說。固屬不當，抑且引史書而誤失。何則？善注以操攻陶謙爲糧少而還，與今本《魏

志》不合。《魏志·曹操傳》興平元年春：「太祖自徐州還，初，太祖父嵩去官後，還譙。董卓之亂，避難琅邪，爲陶謙所害，故太祖志在復讎東伐。」案：此即操何以必欲親征陶謙之故。注引韋曜《吳書》曰：「太祖迎嵩輜重百餘兩，陶謙遣都尉張闔將騎二百衛送，闔於泰山華費間殺嵩，取財物，因奔淮南，太祖歸咎於陶謙，故伐之。」（案：陳壽 1981，頁 9）徐方即徐州，陶謙爲徐州牧，太祖遂親征之。此當選文作者陳琳所據。今本兩注不解其由，未引書以證，殊失。而鈔注明言「陶謙曾煞捺父，捺志欲討煞之。」頗得解。此鈔注優於今本兩注處。又今本五臣翰曰：「操爲徐州刺史爲陶謙所破。」（44/8a）下「爲」字衍，於是順五臣注文而讀，大不類，乃竟以操爲徐州刺史，爲陶謙所破。蓋徐州牧實即陶謙。鈔注亦明言。此鈔注可校刻本誤衍又一例。今贛州本、明州本、叢刊本並陳八郎本皆衍下「爲」字，俱不可解。又操攻陶謙失敗之由，非關糧少。乃因於呂布之起也。《魏志》興平元年夏：「使荀彧、程昱守鄧城，（操）復征陶謙，拔五城，遂略地至東海。還過郟。謙將曹豹與劉備屯郟東，要太祖。太祖擊破之，遂攻拔襄賁。所過多所殘戮。會張邈與陳宮叛，迎呂布，郡縣皆應，荀彧、程昱保鄧城、范東阿二縣固守，太祖乃引軍還，布到，攻鄧城。不能下，西屯濮陽。（太祖）遂進軍攻之，布出兵戰，先以騎犯青州兵，青州兵奔太祖，陣亂馳突，火出墜馬，燒左手掌。司馬樓異扶太祖上馬遂引去。太祖乃自力勞軍，令軍中促爲攻具，進復攻之，與布相守百餘日。蝗虫起，百姓大饑，布糧食亦盡，各引去。」（案：陳壽 1981，頁 9）據此知太祖攻布失利，一失於布之設陷阱，再失於糧盡。善注只言操攻布軍不利，反於操攻陶謙，注云「糧少，引軍還。」與史書不合，必善注文有脫誤也。此鈔注云討陶謙，謂「往征不得」，不言糧少，於義得之。則鈔注引據史書有確實而勝於今本兩注者。

- （19）幕府惟彊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44/8a）鈔注：強幹弱枚，謂更與操兵，使討諸賊陶呂等。幹操也，叛人，呂陶也。

案：「幹」即今「幹」，「枚」即「枝」字。此鈔注亦據史實，與善注引書明「強幹弱枝」、「不登」二詞出處之注不同。然以幹喻操也，與五臣注云「幹本喻君也」亦不若。又鈔注以叛人指呂陶，與善注云「叛人謂呂布也」，增一「陶」字。凡此皆鈔注半似今本兩注處。其兼今本兩注而更

加以己意即此例也。又「強幹弱枝」，今本兩注未叩之史實。善注仍引書明出處，五臣注以比喻實解之，翰曰：「幹本喻君也，枝喻諸侯也。叛人謂呂布也，言我欲強君而弱諸侯，故不成呂布之強也。」蓋謂袁紹助操以抗呂布，義稍得之，惜順注文而讀，易生混淆，今鈔注直謂「更與操兵，使討諸賊」，語簡而義明。案《魏志·曹操傳》興平元年秋九月：「太祖還鄧城，布到乘氏。爲其縣人李進所破，東屯山陽，於是紹使人說太祖，欲連和，太祖新失袁州，軍食盡，將許之。」（案：陳壽 1981，頁 9）盡與操軍食。殆即鈔注所本。由此知鈔注叩之史實較今本爲近真。

(20) 故復援旌擐甲，席捲起征，金鼓響振，布眾奔沮。（44／8a）鈔注：

撮甲著申、，言利兵領之爲操討呂布，退而收奪得操奪地。

案：「撮甲」即「擐甲」之誤。此鈔注亦近五臣向曰，向注「擐，貫。」鈔注撮甲著申，「著」上脫「貫」字，申字疑即甲字煩筆。《左傳》成公二年「擐甲執兵」，注：「擐，貫也。」《後漢書·蔡邕傳》注同。《淮南子·要略》「躬擐甲冑」，注：「擐，貫著也。」疑即今本向注與鈔注所據。「申」下有「、」重字符，即重「甲」字。下注文云：「甲言利兵領之」，意謂甲乃利器，兵領之，名兵貫著之意也。「擐甲」注，善亦引《左傳》杜預注，向復注之，然不冠書名，此鈔注亦不冠。皆五臣注之通例。下注文又云紹爲操討呂布，「收奪得操奪地」，下「奪」字疑「失」字誤。涉上「奪」字而重。此史事善注已明云「諸史不載，蓋史略也。」今檢《魏志》並注，確無其事，則善注近是。此五臣注之塗說也。鈔注有，今本五臣注復延其說而有，向云：「言紹聞操敗，引軍擊布，破之，軍眾奔壞也」，較鈔注義同而更詳。據此，鈔注同於五臣向注者又一例，愈信鈔注出五臣向注手。

(21) 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則幕府無德於兗土之民，而有大造於操也。（44／8a）鈔注：方伯，兗州刺史。言與兗土如惡刺史，而今因劣，救得操謂大造。

案：此鈔注甚簡略，致難辨其意。然於兩處，頗近今本五臣濟曰。其一濟曰：「方伯，謂兗州刺史也。」其二濟曰：「造，恩也，有大恩謂救之。」此二處與鈔注義近，除外，鈔注云「與兗土」，不若善注之直引史書。審此鈔注注例，凡善注有者，此必無復，則鈔注與善爲敵對可證。據此知鈔注出五臣手。

- (22) 後會鸞駕反旆，羣虜寇攻。(44/8b) 鈔注：專駕反旆，謂董卓遷獻帝，布於長安。後卓死，後帝迎還都許。鸞以鸞鈴駕之於四馬車以鳴，節其行步。

案：「專」字涉上文三「專」字而誤鈔。「旆」即「旆」字繁筆，敦煌寫卷俗字通例如此。「遷」即「遷」。「布於長安」，當是彼時通俗口語。「鸞駕反旆」，善注云：「都長安，後韓暹以天子還雒陽。」(44/8b) 五臣注良曰引《魏志》云：「時董卓徙天子都長安，後楊奉、韓暹以天子還洛陽也。」今本兩注義近，皆云「還都雒陽」。然此鈔注獨曰「都許」，與兩注俱異。今案《魏志·曹操傳》建安元年夏六月云：「遷(操)鎮東將軍，封費亭侯。秋七月，楊奉、韓暹以天子還洛陽。奉別屯梁，太祖遂至洛陽衛京都，暹遁走，天子假太祖節鉞錄尚書事。洛陽殘破，董昭等勸太祖都許。九月，車駕出轅轅而東，以太祖為大將軍，封帝平侯。自天子西遷，朝廷日亂，至是宗廟社稷，制度始立。」(案：陳壽 1981，頁 10) 據此知獻帝都洛陽不及一月，即遷都許。裴松之注引《獻帝春秋》云八月帝遷居楊安殿可證。此當鈔注所本都許之史實。故知鈔注引史實較今本六家注為近真。「鸞駕」，善無注，五臣有良注曰：「鸞駕，天子車也，旆，車飾也。」不若鈔注之詳。此必延祚綜集時，有所節取。

- (23) 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44/8b) 鈔注：紹領北鄙之難，謂公孫瓚於并作難，紹討之。局，所守。

案：此鈔注略於今本六家注。北鄙「之警」，此作「之難」，或所見有異本，至可注意也。不然，易一「難」字，死字活解，亦見鈔注之用心。局，謂所守，與今本六家注異，今本六家注皆謂「局，部份也。」鈔注「所守」下或脫「之部份」，蓋謂所自守之部份曰局。

- (24) 故使從事中郎徐勣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44/8b) 鈔注：袁紹遣勣而操處，注輔獻帝，治脩郊廟，我定瓚託去也。

案：此鈔注繫《文選》正文節段處，與今各本不同。各本注公孫瓚叛紹，繫「北鄙之警，匪遑離局」句下，善注引謝承《後漢書》云：「公孫瓚非紹立劉伯安，斂其眾攻紹。」(44/8b)，五臣注翰曰云：「時公孫瓚出軍屯槃阿，遂舉兵攻紹，紹時為冀州刺史，人眾悉叛紹降瓚，大破紹軍。」據此，知翰曰本《魏志·卷八·公孫瓚傳》而節取原書之意，然兩注於紹遣徐勣助操事，則並無注。惟注曹操脅迫幼主，注文繫處，今本六家

注同在「當御省禁」下。尤本、陳八郎本亦同。今鈔注獨有此注，知當繫注文於《文選》正文「繕脩郊廟」句下，與今本各注不同。此鈔注注文繫結處之獨異者。據是可訂「動」字當涉「勛」字形近而誤，「而」誤字，謂遣勛到操處。「注輔」一詞未曉。下注云「我定瓚託去也」，復回注上句「北鄙」義，錯亂不可辨，即鈔注之亂筆也。

(25) 卑侮王室，敗法亂紀，坐領三臺，專制朝政。(44/9a) 鈔注：操遂煞動，而自翼帝，不受紹言，專行俾侮等。道操執天之權。

案：「動」亦「勛」誤，「煞」同「殺」，權即權字誤此鈔注操殺勛自稱專權，號令獻帝，且謂全句乃「道操執天下之權」。今本六家注無此。案《後漢書·卷九·獻帝紀》云：「建安元年……曹操自領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曹操殺侍中崇台、尚書馮碩等。……十一月丙戌，曹操自爲司空行車騎將軍事，百官總己以聽。」（范曄，頁148）此蓋鈔注云「操執天下之權」所本。鈔注獨有，今本六家無。

(26) 坐領三臺，專制朝政。(44/9a) 鈔注：三臺，尚書，御史，秘書等。

案：三臺注。六家本善注同有此法，據《漢官儀》云尚書，御史，謁者爲三臺。五臣向注變其辭云中臺、外臺、憲臺爲三臺。此即五臣竊襲善注之明例。然此鈔注云尚書、御史、秘書爲三臺，與今本向注不同，疑今本非原注也。或原注已經今本改之。此鈔注可訂今本五臣注，亦可觀五臣原注未必真襲善注，實有別解也。又鈔注此說三臺，未詳何據。今本《後漢書·袁紹傳》收此文，章懷太子注亦引同善注。

(27) 百寮鉗口，道路以目。(44/9a) 鈔注：以自相視

案：鈔注但以別語譯解正文，不另引書明出處，若善注引《史記》、《莊子》之所爲。乃知鈔注從五臣注也。今陳八郎本並各合併注翰曰：「言百官畏法不敢言時政，道路之人但以目相視而已。」與鈔注義例同。據此，「自」字當「目」字增筆，亦敦煌俗寫常例。

(28) 故太尉楊彪，典歷二司，享國極位，操因緣眄睚，被以非罪，榜費參并，五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網。(44/9b) 鈔注：楊彪字文先，濃，司空司徒太尉公，言典三司也。睚眄，當時彪去，天子在，操有執擢之心，彪喚，操上殿，畏彪與天子謀煞己。遂託宿歸營，惡彪，又以彪妻袁氏之女。故記以他事，遂擊彪於獄。考掠榜箠。

孔融聞彪被榜楚，來謂操曰：楊公，國之三公，故世冠冕，今為如此榜楚，恐傷物望。謂操曰：國事如此。融曰國事如此，融曰：子為威，何國之有，孔融，魯國男子，拂衣而去，明且不復朝其，操不得已而放之。

案：此鈔注詳述楊彪受榜楚事，最能見五臣原注之詳備，引證史事，往往有善注不足比者。今見善注引《漢書》、引《韓詩外傳》，仍在明選文語詞出處，有正文詞旨曉白無須繁引者，善注仍引以注，呂延祚上表所譏者在此。今觀此鈔注既釋事而義可解，實優乎善注，又今本五臣注向曰：「彪代董卓為司空，又代黃琬為司徒，故云歷二司也。時袁術作亂，操託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下獄，劾以大逆。眡睚，瞋目貌。」幾與鈔注義同，則鈔注為向注原稿，此又一證。「三司」，各本作「二司」，然楊彪嘗為太尉，故鈔注云「三司」。鈔注所見《文選》正文與今本異。其可資今本《文選》校勘，此其例也。「冠冕」即「冠冕」之省，「魯」即「魯」。此鈔注節引《後漢書·楊彪傳》，中多省文，又錯陋倒置處，不辨其義，然案之本傳可曉。本傳云：「彪字文先，少傳家學，中平六年代董卓為司空，其冬代黃琬為司徒。」（案：范曄，頁 637），此即今本五臣注向曰所據，故今本《文選》正文作二司。然鈔注作三司，蓋亦增取本傳而信以為注，本傳又云：「興平元年代朱雋為太尉錄尚書事。」（同前）此即鈔注言典三司也。「濃」字似衍。本傳又云：「建安元年，徙東都許，時天子新遷，大會公卿，兗州刺史曹操上殿，見彪色不悅。恐於此圖之，未得讎設，託疾如廁，因出還營。」此當鈔注「睚眡」以下卅三字所本。彪色不悅，鈔注作「喚」，未解何字？「煞」即「殺」，託疾如廁，鈔注省文作「託宿婦營」。「惡彪」即「怨彪」。本傳又云：「彪以疾罷，時袁術僭亂，操託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收下獄。」（案：王先謙，頁 637）此即鈔注「又以」以下十八字所本。今本五臣注向曰此段注文幾同。又云：「劾以大逆，將作大匠。」（案：同前）今本五臣注引止此，鈔注作「遂擊彪於獄，考掠榜箠。」凡鈔注言被榜楚榜箠，皆自加之辭，本傳並無，知鈔注但記史事大略，至於原文字句，未全憑依泥。此鈔注義例。又本傳云：「孔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袁氏婦罪楊公，《易》稱積善餘慶，徒欺人耳。」（案：王先謙，頁 637）此當鈔注「孔

融」以下卅一字所本，然改文甚多，知所謂不易其意而變稱其辭耳！本傳又云：「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邵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纓綬搢紳，所以瞻仰明公者，以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錯枉，致之雍熙也，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案：同前）此當鈔注「謂操曰」以下二十二字所本，然已改文，並有省節多處。「（融）謂操曰國事如此」，下「融曰國事如此」，不當重有。又本傳云：「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不復朝矣，操不得已，遂理出彪。」（案：同前）此當鈔注「孔融，魯國男子」以下廿一字所本，「明日」作「明旦」，「遂理出彪」省文作「而放之」。此鈔注改文省文節文之例注也。又《後漢書集解》引沈欽韓曰〈滿寵傳〉有：「並屬寵，但當受辭，勿加考掠。」（案：同前），則鈔注「考掠」，即「考掠」二字之誤筆。

（29）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墳陵尊顯，桑梓松柏，猶宜肅恭。而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今聖朝流涕，士民傷懷。

（44／10a）鈔注：梁孝，景帝弟，今言曰比戌文家設取，操遣發其墓耳金王充軍遺言唯邊松柏等在，猶宜恭敬，兄掘其墓乎，發冢也。

案：「孝」下省「王」字，「弟」即「弟」。「今言」以下九字義不可曉。「墓」即「墓」，「耳」當「取」字省筆，「王充軍遺言」云云，今本六家注未有說，今本五臣良曰：「言帝弟塋樹猶合恭敬，況使吏士發掘墳墓而取金玉乎。」「猶合恭敬」，文不成義，今覽鈔注作「猶宜恭敬」，確矣，「合」當作「宜」。今陳八郎本、明州本、贛州本俱作「猶合恭敬」，無有更早之本取以相校，幸得五臣敦煌古鈔，乃得以校今本之誤，寫卷之價值於斯可見。又各本五臣良曰「帝弟塋樹」，下當脫「尚在」、「猶在」等承接之詞，今鈔注云「唯邊松柏等在」，有「等在」之語，知五臣原注當有，疑亦各本脫。抑有進者，善注於掘墓事引《曹瞞傳》後嘗有校語云：「昆或弟。」觀此鈔注云「景帝弟」，可推鈔注所本為「弟」，今據明州本、贛州本、陳八郎本、尤本、叢刊本等，俱作「昆」，無有作「弟」者，然則善既有校語，必有或作「弟」者，惟各本無可證，今亦得鈔注以證善說，知古本尚在，則鈔注可供《文選》正文古本之作字考，又刻本不可追此也，其於選從之用效也大。

（30）操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44／10a）

鈔注：「摸、擴之，言遣人冢，年橫之聖朝獻帝，獻帝聞、大哭。」

案：此鈔注別舉年橫之，未詳何據。其注義不類今本五臣翰曰云云，且今本無獻帝哭之注文。然善注於此無注，五臣有，此鈔注亦有，則鈔注近五臣可證。故可自鈔注夾注之位置多類同五臣，從而知鈔注為五臣注之手。又雖夾注位置同，自其注文而視，凡今本五臣向曰有云，鈔注亦有，且多類之。反此，則多不類，如此節注，今本五臣翰曰云：「墮，壞，突，破也。言操置發丘中郎、摸金校尉之官，所過皆破壞冢墓，以取金寶，而露其骸骨也。」觀兩注文意大抵類近，而文辭迥異，故雖同有注而義實不同，凡五臣注非向曰者如此。從而可推鈔注既近於向曰，其殆向注未經截取裁併之原貌乎？

- (31) 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44/10b) 鈔注：方，法。外姦，謂征公孫瓚。

案：此鈔注同於今本五臣向曰，惟略處甚多。且云方，法也，誤失，方字各家無注，獨鈔注有。「外姦」即「外姦」，善無注，五臣向注云：「賊在外曰姦，言紹為問罪於外，未及齊教於操也。」何為問罪於外？罪者誰？今本向注未說，此鈔注明言即征公孫瓚，兩義互有虛實，可補短長。是鈔注雖略於今本，而義乃簡要者。

- (32) 加緒含容，冀可彌縫。(44/10b) 鈔注：彌縫，言其改悔。

案：觀此鈔注義例，不若善注直引原書以明「彌縫」一辭之所出，但依文辭，轉義而注，殆與今本所見五臣注義例同，若此處今本五臣濟曰：「冀可彌縫其過，使自改悔也。」兩注義例比觀，於鈔注當屬誰作，可思過半矣！

- (33) 乃欲摧撓棟梁，孤弱漢室。(44/11a) 鈔注：棟梁，三公，屬袁紹。

案：「棟梁」，當文之意，善無說，五臣翰曰：「棟梁，喻大臣也，謂操殺司空楊彪也。」據前文，知操終因孔融薦未殺彪。顧以棟梁屬楊彪，與鈔注言三公義近，鈔注但云「三公」，名彪之爵位而不稱其名也。

- (34) 除滅忠正，專為梟雄，往者伐鼓，北征公孫瓚。(44/11a) 鈔注：忠，彪、趙彥等。佳者，紹討公孫瓚。

案：此鈔注甚簡略，忠下當有輔助之詞，以顯注義。謂忠正之人，如楊彪，趙彥等。今本五臣銑曰：「除滅忠正，謂殺趙彥等也。」即近是。「佳」字「往」誤。此鈔注亦類乎五臣注。

- (35) 疆寇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夷。(44/11a)

鈔注：公孫瓚非紹一年，文書命於瓚。行人，搯行人。

案：此鈔注亦約取史事，以己語復述，未若善注直引《魏志》也。「非紹一年」，「非」字義晦。持以較五臣注文亦不類，而注義實同今本五臣注向曰，益信前推之說可立，即鈔注出呂向手之說也。

- (36) 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44/11b) 鈔注：其圖不異操也。

案：此鈔注義晦。然今本亦惟五臣良曰有注，其必為五臣注之同系又可知矣，良曰：「言發露，操不果成其謀也。」稍可據以推鈔注之義，蓋謂操所遣行人，為紹截奪，終發露操外助內應之謀。

- (37) 爾乃大軍過蕩西山，屠各左校，皆束手奉質，爭為前登，犬羊殘醜，消淪山谷。(44/11b) 鈔注：王師，大將軍，謂紹討并州，咸藏瓚訖遣過蕩并州，咸藏瓚訖遣過蕩并州，南地名，西山，屈各等無，並夷狄部浴。

案：此節注「并州」以下九字重，不曉何義？「大將軍」衍「將」字，「屈各」即「屠各」。「無」字衍，「浴」即「落」省筆。此節注，善只釋「屠各」一詞所出，五臣濟曰通句全釋，注文詳於善注，亦詳於鈔注，此鈔注較今五臣注詳略互置之例。

- (38) 於是操師震懼，晨夜遁遁，屯據敖倉，阻河為固。(44/11b) 鈔注：操既聞瓚破，遂走，因何。

案：「因何」當指「固河」之意，五臣注翰曰有「言操懼紹，依此地以為固也。」與鈔注相發，可參。善注於操遁逃事無注。此又鈔注近於五臣，惟辭異而文簡耳。

- (39) 欲以螳螂之斧，禦隆車之隧。(44/11b) 鈔注：楚莊王昔乘車見螳螂承車輪。隆車墜自謂。作謂豫州刺史劉備。

案：此鈔注兼引書與演申義，所云「楚莊王昔乘車見螳螂」事，史傳無考，疑鈔注誤引。善注引《莊子·人間世》以注，五臣則銑注有云。

審此注，非直引書，乃隨文當下而釋，明揭比喻別指之語，覽鈔注有「隆車墜，自謂」語，蓋謂隆車墜以喻袁紹自己也，與銑曰「亦猶操之拒紹軍也」比擬之辭同類，則鈔注實與五臣注相涉。

(40) 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44/12a) 鈔注：言我外吉高幹從并州
越大行山，命我譚從青州兵馬，涉濟縵之水。

案：「外吉」當作「外甥」，「大」，「太」省筆，敦煌俗寫「太」「大」每不分。「我譚」謂我子譚，「濟縵」，當即正文「濟漯」之誤。又「幹」字，善注作「高翰」，各家無校語，鈔注作「幹」，即「幹」字，《後漢書》正作「幹」可證，贛州本明州本尤本叢刊本俱誤作「翰」，今獨鈔注寫卷不誤，蓋鈔注可資各本校勘又一例。此節注陳八郎本無，惟注云：「良曰：越，逾也，涉，度也，濟漯，二水也。」贛州本、叢刊本同，下無異同校語。再覽明州本則云：「紹甥高翰領并州，越逾也，紹子譚領青州，涉度也，濟漯二水也。」（案：明州本，頁 2707）明州本之善注則無如贛州本之引《魏志》云云，且明州本亦無「異同校語」，以是無由定六家注之或有或無。今據鈔注知五臣注當有，且其注文與今本善注異，惟類近於明州本之良曰，知明州本良曰必有所本也。以此證明州本以五臣為宗，於善注為略，贛州本適反之。然則二系之注各作異同校語，後之學者每因未見善注五臣注之單行，即或有之如尤本者，亦自合併本而出，非即原本，遂無力以確知何是何非。今得鈔注，乃可據以論之，憑以定之，此寫卷之價值，自不同凡語。約以言之，其一鈔注有同於明州本有者，可據以證贛州本所略之五臣注，明州本不略，是為可信明州本必非無據，知明州本必已見五臣注單行之原刻。其二今中央圖書館藏陳八郎本五臣注，有與贛州本同，而略植之注文，明州本五臣注反而有之，可知陳八郎本非真承自五臣單行之原本，或疑即從與贛州本同系之合併本而剔出者。惟凡見於此例者，皆在陳八郎本原缺而抄配之各卷內，據以推之，今陳八郎本抄配之各卷，恐與原本原卷不同期，抄配各卷所據祖本必晚出之本。

(41) 大軍汎黃河而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掎其後。(44/12a) 鈔注：我
大軍渡河而討操，掎，如逐鹿而補之角者，如一牧鹿其角才擊其腳
也。荊州遣備從宛葉二縣間來討操。

案：「我大軍渡河而討操，掎與今本五臣注從同，贛州本、叢刊本作「角」，下著校語「五臣作掎」，明州本、陳八郎本即作「掎」，明州本下著校語「善本作角」。如贛州本所云。此鈔注作掎，知從五臣注本也。「逐鹿」即「逐鹿」。「補」同「捕」。以逐鹿捕之角以比喻討操，其取逐鹿捕角掎

足之意也。今見尤本善注：「《魏志》曰：劉表爲荊州刺史，北與袁紹相結。《左氏傳》狄子駒支曰：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犄之。征伐軍有前後，猶如捕獸，一人捉角，一人戾足。《說文》曰：犄，戾足也」。(44/12b) 殆即鈔注取以爲比之意。並引《說文》犄，戾足也，鈔注易其辭曰「擊其腳」，知鈔注亦只參其意而變造其辭，如今見五臣注之通例。由是知五臣原注雖有襲取善注者，仍非原文照錄之，蓋亦有所變易善注所引文。下注荊州，謂遣備從宛葉二縣來，今存文選各本但注荊州刺史劉表，惟鈔注增劉備遭遣之語。如今本五臣翰曰：「劉表爲荊州刺史，與紹相結，宛葉，二縣名。」即是，善於此無注。知此當五臣原有者，今贛州本、叢刊本、明州本之善注即無。惟尤本有《魏志》曰云云十六字，今輔以鈔注之證，知《魏志》云云十六字乃五臣注，尤表誤取增入以爲善注者。此鈔注又可資以考訂尤本刪取五臣注文以爲善注者，凡尤本善注有此類者，宜據今鈔注而訂其誤也。

(42) 雷震虎步，並集虜庭。(44/12b) 鈔注：魯連，謂搯處也。

案：今本五臣注銑曰：「虜庭，謂操之庭也。」與此鈔注意類，善注無。「魯連」即「魯庭」。各本「魯」並作「虜」，「魯」「虜」音同不分，俗寫大多如此。

(43) 揚素揮以啓降路。(44/13a) 鈔注：素揮幡。

案：此鈔注亦類今本五臣良曰：「素，白；揮，幡也。」鈔注「素」下當脫「白」字。又「幡」即「幡」，敦煌俗寫「幡」「幡」不分。此句各本合併本皆自「其餘」以下五十八字爲一節，其下繫注繁多，明州本於善注云：「呂布張揚已見〈九錫文〉。」贛州本則引《魏志》云云而複出，叢刊本、茶陵本同。尤本則於正文分段，句讀不同，然於「呂布張揚之遺眾」句下注云：「呂布張揚已見〈九錫文〉」，適與明州本同。知尤本嘗據明州本之異同校語以刻也。

(44) 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44/13b) 鈔注：朝無一介之輔，尚書穆公之如有一介之臣。然，斷也。

案：此鈔注襲善注者。善注引《尚書》云：「秦穆公曰：如有一介臣。」知鈔注重「朝無一介之輔」六字。書下脫「曰」字。「之」字疑當作「曰」字。「然，斷也」，不知所注爲何？今正文無「然」字，不相應，疑當別

句注誤移置此。知鈔注錯移注文者亦有。又據今本五臣注翰曰：「一介，謂輕微也，言漢室漸壞綱紀，無一介之臣以爲輔佐也。」知五臣於「一介之輔」當有注，固未必如鈔注耳，然則鈔注引《尚書》爲注，今本五臣翰曰據正文直釋，或兩者兼有原注之貌，至合併六家注時，見善注重有，遂刪之。抑呂延祚先已刪之，二者未詳何是。然其可議者，當知五臣注原注未嘗不引書也。

- (45) 方畿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搨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佐，脅於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44/13b) 鈔注：方畿，天子邊蘭練，忠臣有謀者，皆如、獸之頭垂，鳥之翼翰。然不敢言，懼搨。

案：此節注，善無，今惟五臣注銑曰有注云：「銑曰：天子境內千里曰畿內，簡練謂選擇也。搨，斂；憑，依；脅，懼也。暴虐之臣謂操也。言忠義之上懼操不敢展其誠節。」兩注相校，大有出入。「邊」下當有注文而脫，「翼翰」即「翼搨」。「頭垂」即「頭垂」。「懼」即「懼」也。鈔注強調翼搨頭垂之比喻，今本銑注只注字義，則銑注如此，仍與鈔注稍異，鈔注爲五臣別手從可信矣！益證前論鈔注乃呂向原注之說。

- (46) 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列士立功之會，可不勗哉。(44/14b) 鈔注：「忠臣烈士」。

案：此鈔注似有脫文，但重「忠臣」「列士」，宜下當有注。《三國志》本傳注引《魏氏春秋》紹檄豫州郡文止此（案陳壽，頁93）。今惟《文選》所錄較范書《魏志》爲詳。鈔注自此下仍有注，知所從本同。又「列」字，明州本校語云「善本作列」，贛州本校語「五臣作烈」，疑兩注初本不異也。又尤本意誤從五臣本作「烈」，與贛州本之校語不合。知尤本所從合併本乃近於明州本同系者。從而可知凡合併本者，初皆從五臣本正文，其下注文，亦以五臣注繫於前，已暢行唐末，越五代兩宋猶然。自南宋始有合併本從善注所從正文，且置善注於前，詳於善而略於五臣之本出，若今見贛州本然。據此可證贛州本必在明州本後出，且尤本所據之合併本必非贛州本一系，乃屬明州本同系者。蓋尤本凡作善注從省之注者，大多明州本之善注有同從省注語者。而贛州本則於此皆複出。且正文亦有尤本從明州本，而不及校改，還原爲善注本作者，如此句之「列」字，尤本仍作「烈」，從五臣本，即是顯例。

(47) 書到荊州，便勒見兵，與建忠將軍，協同聲勢。(44/14b) 鈔注：
紹謂備等，建中將軍，劉表為荊州刺史，比漢家，孚出州，紹中子尚。

案：此鈔注意猶未明，且有脫文錯字。「建中」即「建忠」，「孚出州」，「孚」字未審何是？「紹中子尚」，誤也。今《范書》、《魏志》俱做中子熙為幽州，此即袁紹白云：欲令諸兒各據一州，今各本《文選》皆作「熙」，必鈔注誤抄也。

第三節 宋代刻本

一、明州本

是本為六家合併注，詳於五臣，亦列前題。乃今世可見最早之合併注本。今存明州本有二本，其一故宮博物院藏，卷數五〇，缺卷廿至廿九。都五十冊，原六十冊，缺十冊，標曰宋紹興廿八年修正明州本。目錄眉端有前人列記《古文苑》中《文選》所未收之文，及各卷內評語，審為宋人手蹟。目錄後有昭明太子序，末卷後有盧欽跋，述修正明州本始末。每半葉十行，大廿三字不等，小字卅，雙行。有墨書「石田耕叟」四字，及慈壑楊氏諸家收藏印，又「天祿繼鑑」「乾隆」各璽。又卷一印記有「汲古閣毛裘藏書」、「文逮」、「李振宜讀書」，卷二首頁有印記：「戊戌毛替水山懋齋」、「占輿世家」、「毛替秘觀」。卷六首頁印記：「汲古閣之寶」。卷卅四末印記：「天祿琳琅」，「御史振宜之印」等。

其二則日本京都府足利學校遺蹟圖書館藏。首有〈文選目錄〉、李善〈上文選注表〉、呂延祚〈進五臣集注文選表〉並〈上遣將軍高力士宣口勅〉、昭明太子〈文選序〉。每半頁十行，行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字不等。小字雙行，行二十九字。白口，上下雙魚尾。板心偶有刻工姓名，若武洪、施章、吳珪、宋道、王乙、王伸、徐彥、萬彌、方成、王雄、張由、愈忠、張清、董明、毛諒、劉信、徐忠、張瑾等，其目錄文體標類，獨有移檄難之目，乃各本所漏者，是以可見《文選》標類凡三十九目。是此本可證昭明所分文體實卅九，非如後世據漏刻者而云三十七類也。又是本偶於眉端鈔列舊註，或評語。然不知何人手也。

明州本每獨有之校語，為各合併本所無者。而此校語又與敦煌寫卷合。

知明州本校刊者所見之善注本與五臣注本，爲更早之本，或爲它刻本者未見之本。於此益證明州本在諸刻本中爲早出。其可寶者，自不待言。若《文選》卷四十六任昉〈王文憲集序〉一文，其中「拔奇取異」，句下，明州本獨見校語云「善本作扶字」。諸本無校，《考異》亦無說，尤本則仍作「拔」，與五臣注之陳八郎本同，則尤本未及見有作「扶」字之善本，今幸得明州本而載其異字。持與敦煌唐寫本伯二五四二號校之，即書作「扶」，與明州本校語合。案「扶」即「拔」之俗寫，見於《龍龕手鑑》（案：釋行均，頁216）。知善注刻本蓋從唐世寫卷之俗字，與五臣注之作正字者異。此可助《文選》版本學之一說，以謂宋代刻本之祖本，當即多據唐世寫本也。又「若造理常可干」句下，明州本獨見校語云：「善本作造理常若可干」，諸本無校，然正文皆改作如校語所云，尤本亦然。知此乃二注本之異，惜無它本旁證。今據同號之敦煌寫卷，即抄作「造理常若可干」。與校語合。此又明州本校語與敦煌寫本獨合之例。然則，明州本所見較各本爲近真，似可無疑，明州本於《文選》版本之要，由此可證。又據伯二五二七號即《文選》卷四十五揚雄〈解嘲〉，其中「纖者入無倫」句下明州本校語云「善本作細作間」，又「客徒欲朱丹吾轂」句下明州本校語「善本無欲字」，又「往者，周網解結」句下明州本校語云「善本作昔」，又「人人自以爲臯繇」句下明州本校語云「善本作陶字」，凡此四例，皆與敦煌寫卷同。由此證明州本所從正文有近於唐世寫本通見者。

尤本善注所據之本，不限一本之證，復可自明州本所見注文以觀之。蓋有明州本善注獨與尤本同者。若〈古詩十九首〉「四五蟾兔缺」。善注引《禮記》見《禮記·禮運篇》文，作「三五而盈，三五而闕」，今尤本與明州本所見善注本，惟贛州本、叢刊本、茶陵本引俱作「三五而盈，四五而闕」，易下「三」字爲「四」字，蓋誤耳。案《禮記·禮運篇》云：「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注云：「必三五者，播五行於四時也。」（案：孔穎達，頁432）知原書及注皆作「三五」。又孫希旦云：「故四月以爲量也，其盈也三五，以受陽之施，其闕也三五，以毓陰之孕，故月雖懸象於天，而實地類。」又云：「三五而闕，自望以至晦也。」（案：孫希旦，頁554）可知「三五而盈」，謂初一至十五也，「三五而闕」，十五至三十也。意至明暢。今贛州本以下引文誤改爲「四五而闕」，蓋涉正文「四五蟾兔缺」而誤也。尤本有見及此，遂據明州本而刻，遂與今所見善注各本不同，而尤本實不誤也。知尤本亦嘗據明州本以爲祖本也。

二、贛州本

是本乃宋紹興間贛州州學刊本，即尤本跋文所謂四明贛上之本也。今藏國立中央圖書館，半葉九行，行大字十五，小字二十。北平圖書館亦藏有三殘本，一存二十九卷，一存二十五卷，一存十卷。是本爲元明清合併注之所從出，若叢刊本、茶陵本、崔孔昕本等皆是。然詳於善注，五臣注多節略也。

書前有印記，曰「蘿園」。又有莫棠〈識語〉，云：

六臣注《文選》，趙松雪王弼州所藏宋槧本，恒赫古今，見《天祿琳琅書目》。據常熟瞿氏記錄，即此贛州學官本也。此本出自湖南某氏，凡三十冊。其初完全無缺，某氏寄首尾中間四冊至滬，輪舶沉沒入於江，遂成斷壁。乃分析求沽，繆筱珊太史得其六，柳君荅邨得二十冊，持以相視，雖模印稍後，而所謂平原筆法，楮墨古香者，固照眼猶明也。標題李善列前，五臣列後，爲茶陵陳本所自，與通行袁覆新都本，暨明代諸本不同，實爲《文選》六注第一。每卷末列校對校勘覆校銜名。知當時蒼萃群能，鄭重棗木，非苛爲已。卷內偶有補刊之葉，列監生張某，不惟字體懸殊，紙色亦皎潔，與全體異，疑是本出舊印而偶有缺葉，明代專刻一版以補之，非若南雍諸書之舊板，猶存案闕補板也。筱珊太史更藏宋印本零卷一冊，聞以百圓得之，《竹汀日記》有詳記，所見殘本六卷，知此本一鱗片甲，承平時早爲儒林所珍，矧今之所存猶過泰半，而更歷百年之後，喪亂之餘，誠可稱稀世秘籍矣！戊午正月既望獨山莫棠識。

據此知是卷非全卷，且有沒頂之災，則永世亦難全矣！然其可珍視必矣！且斯波六郎、饒宗頤氏，均精《文選》版本之學者，亦未見是本而引以參校，是以於六注合併體例之說殊有未近真者，茲就是本之可論者述之。

贛州本以善爲詳，有注文是者，後出本誤刻之，而單行善注本復誤者。如劉孝標〈辯命論〉「陽文之與敦洽」句下善注引《呂氏春秋》云：

《呂氏春秋》曰：陳有惡人焉，曰敦洽鱗麋，椎顙廣顏，色如添赭，垂眼臨鼻，長肘而盤股，陳侯見而甚悅之。高誘曰：醜而有德也。（54／20a）

此叢刊本也，據贛州本，「股」字作「投」，案據文義，當以「盤」爲句讀，「投」字下屬，謂敦洽投謁陳侯也。叢刊本既誤刻作「股」，今本尤本見《呂氏春秋》無此「股」字，乃並「股」、「投」均刪之。而今本尤本「垂眼」，仍誤作「垂

髮」，叢刊本不誤。由是觀之，贛州本自不誤者，別本誤而再誤，則別本爲後出，亦已明矣！

今本贛州本善注多有誤字，而別本俱已改之，從而證別本爲後出之本，據贛州本而校改也。如劉孝標〈辨命論〉善注云：

孝標植根淄右，流寓魏庭，履艱危，僅至江左。負材矜地，自謂坐致雲霄。豈圖逡巡十稔，而榮慙一命。因茲著論，故辭多憤激，雖義越典謨，而足杜浮競也。

案：今叢刊本、尤本、袁本、茶陵本同。惟贛州本「地」誤作「就」，「豈」誤作「壹」，「雖」誤作「誰」。贛州本既誤，諸本不從之誤，一一校改刻之。則諸本爲後出可證。

贛州本固合五臣與善注之本，偶見其中夾注校語，區別五臣注與善注引書作字之異，持以較今存陳八郎本五臣注，往往有合者，其餘五臣有異，而校語不及者，亦多可見。此足識今存陳八郎本五臣注，確爲五臣原貌，至少乃以五臣注本爲祖本，絕非自六臣注摘出者。請例示如下：

任彥升〈奏彈劉整〉「臣聞馬援奉嬖，不冠不入。汜毓字孤，家無常子」。

案：此句下夾注，贛州本善曰，王隱《晉書》曰以下有「五臣作兗士」小字校語，其下空格，後接「良注同」。今考陳八郎本謂：「晉汜毓敦睦九族，兗士，號其家兒無常母，衣無常主」，正與贛州本校語所見同，可證贛州本未刻時，已別有五臣注本先行，爲刻者目睹，遂於合六臣注時，下此校語。知陳八郎本必以五臣注本爲祖，其不先於贛州本，亦必至少不晚於贛州梓行之後。抑有進者，陳八郎本正文「馬援奉嬖」，注文亦作「嬖」。贛州本正文作「嬖」，句下善曰注文作「嬖」，顯已校出，不若五臣注陳八郎本之始貌，知其合兩注時已就兩注之異而校。故尤刻本又自合注本而校出，凡正文注文皆作「嬖」，此必尤所校改也。如是轉出二手，知必後來之刻本，由是益證陳八郎本爲非自六臣摘出者，且必在贛州本之先，或至少其同時也。

胡氏《考異》所定善作某，五臣作某，與今存本校之，往往非是，蓋胡氏所見本乃後出者也，例：

陸士衡〈謝平原內史表〉「乃與弟雲，及散騎侍郎袁瑜」。

案：胡氏《考異》謂「似正文善爰，五臣袁」語，非也。尤刻本作「袁」，

叢刊本同，皆非，胡氏所見袁本、茶陵本作「爰」，知五臣實作「爰」，善作「袁」。又「所以臨難慷慨而不能不恨恨者」句，善無注，胡氏《考異》謂「袁本云善作『恨恨』，茶陵本云五臣作『悵悵』，案各本所見皆傳寫誤也。」此胡氏失察之語，各本所見正是。今據贛州本亦作「恨恨」，校語云：「五臣作悵悵」，叢刊本同，尤刻亦作「恨恨」，可知善本實作「恨恨」。何則？該句下五臣注銑曰「悵悵，悲也」，蓋五臣據《廣雅·釋訓》文也，《廣雅·釋訓》：「悵悵，悲也。」《釋詁》：「悵悵，悵也。」又《後漢書·陳蕃傳》注：悵悵，猶眷眷也。故五臣注正文當時即「悵悵」。考「恨」字，《說文》：「怨也，从心艮聲。」又《漢書·郊祀志》：恨，悔也。《爾雅·釋言》：闕，恨也。皆非五臣注文。可證善作「恨」，五臣作「悵」，善以爲「恨」字無煩訓釋，殊不知當爲「悵」字。五臣依例補釋，亦宜然也。倘亦爲「恨」字，五臣必不補釋也。可知胡氏《考異》實未見贛州本，因有此誤斷之案語。

綜上例證，知贛州本爲南宋初年刻本，其時各合併注本已盛行，此本雖以善注爲詳，然於合併本增補刊刻之際，仍不免多所刪略，是以其本早出，猶不可信其所據皆單注本全貌也。然則以較此後自合併本剔出之單注，則是又勝彼諸劣刻爲益善矣！

三、叢刊本

是本亦六家合併注，善注列於前較詳。乃自贛州本源出者。今所傳爲商務印書館影宋本編入《四部叢刊》者，故曰叢刊本，明州本、贛州本未出前，選家俱以是本爲六注合併本之最早者。書前有呂延祚進表，次則高力士獎勅口宣。目錄同贛州本，惟亦漏植四十三卷移文首題，四十四卷難文首題，是以其目較全題卅九尙少其二，每半葉十行，行大字十八字，小字雙行，行二十三字。白口雙魚尾，下標頁碼，亦無刻工姓名，又因屬影本，是以漏影題記跋文並藏書印。無從知其沿革流傳。字體仿顏少保，亦清目可觀。其諱字有獨省，而各本不缺筆者，若：

破齊克字。案：「完」字各本不缺筆。(57/14a)。

拳猛沈毅。案：「毅」字各本不缺筆。(57/18a)。

注汧督馬敦。案：「敦」字各本不缺筆。(57/20a)。

今存叢刊六臣注《文選》，其注文小字雙行，例皆善注在前，五臣注列後。

依此，若有兩注同者，當作善注於前，繼則標示五臣注同善注。今本所見則不然，凡兩注同者，作「善同良注」，列於注文之先，例不一見，疑今本非贛州本之舊，悉祖原貌，乃經後世羈雜它刻本而成書者。蓋贛州本以善注為詳，列於注文之先，五臣注置於後，似不宜有「同良注」之語也。示舉其例如下：

《文選》卷三十六，王元長〈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王元長」下注曰「善同良注」，「是以崆峒有順風之請」句下有善注小字四行，注文之末空格下即有「向同善注」四字，可證，今存叢刊本已非贛州本之舊矣！

贛州本大抵正文從善注本，間有不然者，則其同異校語，或與叢刊本不同。例〈宋孝武宣貴妃誄〉「處麗絺紵」句下，贛州本校語：善本作「紵」字。叢刊本則正文作「紵」，下著校語：五臣本作「綌」字。今據陳八郎本即作「綌」，惟尤本則已核改作「綌」。《考異》以為：

茶陵本云五臣作「綌」，袁本云善作「紵」。案「紵」即「綌」別體字，此及注皆尤所改耳（胡克家，頁142）

案恐未必耳。蓋胡氏未見贛州本，遂無以完兩注本正文之何作。

叢刊本合併六臣注除有增補，有校改諸例，尚有引書名與各本不同者，至可怪也。如〈西京賦〉「屬軍之簞」句下叢刊本善注引《漢雜事》曰：「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2/23b）此引《漢雜事》一書叢刊本凡二見，另一見於潘安仁〈藉田賦〉「屬車鱗萃」句下（7/16b）。惟據唐寫本永隆本則作：「《漢書音義》曰大駕屬車八十一乘。」與叢刊本引書異。尤本則作已見〈東都賦〉，茲檢〈東都賦〉「屬車案節」句下善注即與永隆本同。惟尤本脫「屬」字。復檢尤本〈藉田賦〉「屬車鱗萃」句下善注，則仍從省之例，作「已見〈西京賦〉」，與叢刊本複出不同。諸本之異如此，實未可輕忽，試論之如下：

其一，永隆本此處不作從省之例，仍複出，與善注條例不合，疑永隆本或誤取增多，或所據鈔者為善初注本。

其二，尤本於〈東都賦〉初見引原書，於後兩見，則作從省之例。殆合善注條例者。則尤本所據善注單行祖本或與永隆本不同源。或其所據祖本為善注絕筆之本，是以條例全書通貫，無有自觸抵者。或尤表逕自校改，以符善注條例。然則尤本祖本與永隆本為異本可信也。

其三，叢刊本即引書與寫本、尤本兩本異，且《漢雜事》一書惟叢刊本有。全書亦僅二見。則叢刊本所據善注祖本或與尤本寫本無異，然書名不同，

必合併者據祖本之旁批增注而誤刻入也。此何以凡合併本皆於選注曰「增補六臣注」之故也。

然則各本所據祖本或異，其各本皆因所據祖本善注不全，而互有增補，是以除寫本外，各刻本之善注每見纂奪混亂之注文，今試拈一例，可證各刻本善注皆非原貌。如〈西京賦〉「乃有秘書，小說九百，本自虞初。」(2/23b)，唐寫本善注如下：

《漢書》曰：虞初《周說》九百卅三篇，小說家者，蓋出稗官。

案此寫卷所引乃《漢書·藝文志》文。今本「者」下有「流」字，「出」下有「於」字。此善注引書只引〈藝文志〉文，未引班固自注文可信也。今見各刻本則混亂本文與注文，殆莫可辨。尤本善注如下：

善曰：《漢書》曰：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初，河南人也。武帝時以方士侍郎，乘馬，衣黃衣，號黃車使者，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應劭曰：其說以《周書》爲本。(2/23b)

觀此注文，則連屬班固注文，又增多應劭注。皆寫卷本無。又持與校今本《漢書》《史記》，亦出入甚多。今本《漢書》「初河南人」無「初」字，亦無「乘馬，衣黃衣」五字。「號黃車使者」誤作「隴黃車使者」。然《漢書補注》引錢大昭注曰：「隴」閩本作「號」，又引朱一新曰：「隴」汪本作「號」。王先謙曰：官本作「號」(案：王先謙，頁899)。據此知《漢書》各本班固自注當有作「號」者，與善所見同。惟其餘善注增多之「初」字並「乘馬衣黃衣」五字，則各本俱無，後人擅據善注以增改《漢書》，均未細考耳，未可竟信之。且虞初河南人亦《史》《漢》不合。《史記·封禪書》云：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案：瀧川龜太郎，頁517)。瀧川龜太郎《考證》云：丁夫人虞初皆人姓名。據此可知雒陽當虞初里籍。又《漢書·郊祀志》云：太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案：王先謙，頁558)。亦以雒陽爲虞初里籍。則班固自注河南，或別有說也。善注引此當詳考焉。饒宗頤氏引《愛日齋叢鈔》五節謂善注尤本或從六臣本出，亦未必然也。今觀六臣注叢刊本善注云：

善曰：《漢書》曰：虞初者，洛陽人，明此醫術，武帝時，乘馬，衣黃衣，號黃車使者，《周說》九百四十三篇，小說家者，蓋出稗官。應劭曰：其說以《周書》爲才。(2/23b)

校之尤本善注，不惟大異，且前後顛倒班固文注，或雜它說，紛歧之甚，而

總概括于《漢書》曰之下。知叢刊本必已經合併者增刪校補，其與尤本自是不同。虞初作洛陽人，與史漢同。顏師古注：《史記》云虞初洛陽人，即張衡〈西京賦〉小說九百本自虞初者也。案此當即叢刊本所憑取者。又增「明此醫術」，則皆史傳無考。此必叢刊本別有所據之書也。然高步瀛氏以爲史傳既無「明此醫術」，尤本善注，唐寫卷永隆本亦無，則此「殆五臣注羈入者」（案：高步瀛，頁 2／56），其說亦無據。今見叢刊本五臣注無高所云四字。蓋已刪取五臣注文也。乃檢陳八郎本五臣注此節云：

翰曰：秘書，道術書，即小說也，有九百篇，本洛陽人虞初所著。

從容，閑和兒，言此非小說徒翫好閑和，亦以書術自隨。俟，待也，

儲，具也，謂備具以待君問。

觀此注文，知五臣亦無謂「明此醫術」語。然則合併本當別有所據。今案胡克家《考異》所見袁本、茶陵本俱同叢刊本、復檢廣都本，明州本亦同。可知凡合併本六臣注具同。然則此必又所據也。因復尋之北宋監本善注單行此節注云：

《漢書》曰：虞初者，洛陽人，明此醫術，武帝時，乘馬，衣黃衣，

號黃車使者，《周說》九百四十三篇，小說家者，蓋出稗官。

觀此北宋本注文，除脫「應劭曰」十字外，餘皆同合併本。於是，自唐寫卷永隆本僅錄〈藝文志〉原文，以後北宋刻本，南宋合併本，以至自合併本以出之尤本，乃詳略互異，注文乖隔，而混亂如是矣！由此可得而論者如下：

其一，寫本善注引書多與今存古書合，且不刪節古書，當是善注之原貌。

其二，刻本例皆有增補，與寫本詳略互異。則刻本或刻書者據它書以增補，或所據祖本之寫卷本與敦煌永隆本爲不同之本。

其三，刻本引書與今存古書不同，或今存古書已非原貌，或今存古書與古本不同。然必不能以彼校此，或以此易彼，蓋各本所見既異，未可一概而論也。

其四，凡合併本者，所據必爲先出之刻本，如善注單行，五臣單行。故合併本皆與北宋本善注同。惟合併本不只承北宋刻本，亦往往有增補，如各本有「應劭曰」十字，北宋本無。

其五，尤本雖自合併本出，但所見合併本善注引書與別書異文時，尤必據所引書還其原貌，然亦時有校補。

今本四部叢刊本六臣注所下校語五臣有無某者，持與陳八郎注五臣本，

每有不合。如：

東方曼倩〈非有先生論〉「竊為先生不取也」(51/7a)

案：句下校語：「五臣本為上有不字」，又云：「五臣本（生下）無不字。」今據陳八郎本非是，仍作「竊為先生不取也。」句暢意順，若從叢刊本則讀之不協。

蓋懷能而不見不忠也

案：句下，叢刊本校云：「五臣本有臣字」，今陳八郎本「臣」字做「是」字，必誤刊也。然則有「臣」字是，案此與下句對文，下句謂「見而不行，主不明也。」「主」字與「臣」字對。

張茂先〈女史箴〉「女史司敢告庶姬」。(56/4a)

案：叢刊本「司」下有著校語「五臣本作斯字」。今據贛州本此句作「女史箴」，尤本同。陳本「司」誤作「所」，下向注云「司，主也」，可證五臣注亦作「司」。此兩注本無異也。叢刊本校語所見五臣本者，與陳本不同。知五臣注尚有別異本也。

劉孝標〈辨命論〉「謂龕亂在神功」(54/21a)

案：句下，叢刊本校語「五臣本作戡字」，贛州本亦有此校語。今本陳八郎本仍作「龕」，與校語不合。

潘安仁〈馬汧督誅〉「街號巷哭」(57/15a)

案：贛州本校語五臣作「巷號街哭」。今陳八郎本作「巷街號哭」。

蔡伯喈〈郭有道碑文〉「望形表而影附」。(58/13a)

案：贛州本校語：五臣本作「景」，叢刊本同。今據陳八郎本五臣注則作「影」。與校語不合。

蔡伯喈〈陳太丘碑文〉「黨事禁錮」。(58/16a)

案：贛州本校語：善本作「固」。叢刊本反倒之，校語云：五臣本作「錮」。今據陳本則作「固」，尤本亦作「固」。與校語不合。

「大將軍弔祠，錫以嘉謚」。(58/17b)

案：贛州本、叢刊本校語云「五臣無大字」，今據陳本有，與校語不合。

王仲寶〈褚淵碑文〉「率不貳心之臣」。(58/28a)

案：贛州本校語：五臣本無「率」字，今據陳本有。

「用人言必猶於己」。(58/28a)

案：贛州本校語：五臣本無「人」字，叢刊本同。今據陳本仍有「人」字，與校語不合。

「以待中司徒錄尚書事」。(58/32a)

贛州本、叢刊本校語「五臣無事字」，今據陳本有「事」字。

「萬物不能害其貞」。(58/33b)

案：贛州本、叢刊本校語：五臣作「身」，今據陳本仍作「貞」，下注文同，可證二本校語誤也。

「言象所未形」。(58/34b)

案：贛州本、叢刊本校語「五臣作刑」，今據陳本仍作「形」。

王子淵〈四子講德論〉「僕雖囂頑」。(51/11b)

案：叢刊本於句下注校語云：「五臣本作頑囂。」今據陳八郎本五臣注仍作「囂頑」。與校語所見五臣本不同。

「黎氓所能命哉」。(51/14b)

案：叢刊本「黎」下校語云：「善本作民字。」今尤本即作「民氓」，陳八郎本五臣注亦作「民氓」，二本無異。

「寂聊宇宙」。

案：叢刊本校語：「五臣信寥」，今見陳八郎本仍作「寂聊」，茶陵本同。今本尤本作「寂寥」。故知此兩注本之異也。

「偃息乎詩書之門」。(51/20a)。

案：叢刊本「偃息」下校語云：「善本有匍匐二字」，今據陳八郎本亦作「偃息匍匐」，今本尤本同。知二本無異也。叢刊本校語失。

「鼓掖而笑」。(51/24a)

案：句下叢刊本校語「五臣作腋」，今見陳八郎本五臣注仍作「掖」。今本尤本同。

「未剋殫焉」。(51/24b)

案：句下叢刊本校語云「五臣作克」，今見陳八郎本作「剋」。今本尤本同。

班叔皮〈王命論〉「探禍福之機」。

案：叢刊本校語「五臣本作幾」，今見陳八郎本仍作「機」，石門版尤本同。知二本無異也。

韋弘嗣〈博奕論〉「好翫博奕」。(52/22b)

案：叢刊本校語「五臣本作習」，今據陳八郎本作「好學博奕」。與校語不合。

「不出一枰之上」(52/23a)

案：叢刊本校語「五臣本作抨」，今據陳八郎本亦作「枰」，無異，且音注「補萌」，亦同。此二注本無異也。

「何暇博奕之足耽」(52/23b)

案：叢刊本校語「五臣本無暇字」，今據陳八郎本有暇字。

「夫一木之枰」(52/24b)

案：叢刊本校語「五臣無之字，枰作抨」，今據陳八郎本有「之」字。「抨」作「枰」。與善注本無異。

今本叢刊本六臣注，除著善注本與五臣注本異同之語，更於注文中，雜參兩注異同之校語。如：

阮元瑜〈為曹公作書與孫權〉「無匿張勝貸故之變」

句下注云：

善曰：張勝有故於胡，盧綰匿之，而加恩貸也。貸或為貳。良曰：張勝，燕王盧綰之臣也，同前段善注。綰疑勝與胡反，上書請族殺勝，勝還報綰前意，綰乃詐論他事以脫勝家屬，此為匿藏張勝而恩貸之故，以為亂變言權無此，皆是自為之也。

案：其中良曰「同前段善注」云云，即為兩注異同之校語，疑此五字即六臣合注本者之所為，蓋今見贛州本亦有此五字也。或謂此五臣注之條例，凡借用善注者，俱有此語。非也。今見五臣注陳八郎本即無此五字可證。

今本叢刊本固六臣注合併本，然於兩注，互有詳略，並皆有刪削。不若明州本之兩注並列不加刪省者。雖然，叢刊本偶有刪削不整，其中以善注條例刻入五臣注者，故無以考見彼條例之誰屬，倘或真為五臣注原有者，則於五臣注之探究，特有助新說耳。若：

陸士衡〈漢高祖功臣頌〉「文成作師，通幽洞冥」

句下善注云：

善曰：《漢書》，張良終，諡曰文成侯。又曰：張良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爲王者師。（47/14b）

五臣注云：

向曰：此謂張良也〔凡不言姓名，皆所封邑名及號諡也，餘皆類此〕，良自言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幽冥謂受兵法於黃石公也。

案：今考尤本此句下無注條例云云，尤本凡遇善注條例有者，例皆仿錄，蓋尤本實自六臣本析出，且又及見並世留存之五臣注單行本。茲以叢刊本此句下善注條例無，而見於五臣注向曰文內，或疑即五臣原有者。若然，則五臣注實亦嘗自訂條例矣！同文

「烈烈黥布，眈眈其眄」

句下善注云：

善曰：《漢書》曰黥布，姓英氏。項梁定會稽，布以兵屬之。《周易》曰：虎視眈眈。（47/18b）

五臣注云：

向曰：〔凡有姓名，則注不重言也，或唯言其名，則注重說，餘類此〕烈烈，猛也，眈眈，虎視貌。此於虎言猛也。眄，視也。（47/18b）

考此五臣注有注文條例乙條。尤本此句下則無此條。其例既兩見，當非偶失錯併，必屬原有者。（參廣都本、贛州本、明州本，可判其真僞）。

叢刊本與茶陵本同屬增補之作，故於合併六臣注時，每因剪輯不審，而誤取善注入五臣注者。如

張平子〈西京賦〉「於是采少君之端信，庶欒大之貞固」

五臣注云：

向曰：武帝信之，以爲貞固之寶，凡人姓名及事易知而別卷重見者，云見某篇，亦從省也，他皆類此。（2/15b）

此注文持與陳八郎本相較，則陳本無「凡人姓名」以下二十六字。顧其語，明屬善注條例。尤本已剔取之，今尤本即有此二十六字。可證尤本當自合併本校改者。敦煌本亦無。此二句下注文作「少君、欒大已見〈西都賦〉」，蓋善注從省之例。

干令升〈晉記總論〉「擾天下如驅群羊，舉二都如拾遺芥」。(49/12a)

案：叢刊本下著校語云「善本無芥字」，似以爲五臣注本有「芥」字。非。據善注引「《漢書》，梅福上書曰：高祖舉秦如鴻毛，取楚如拾遺。」知善注即無「芥」字。今考五臣注濟曰：「拾遺，謂如拾遺草於地。」，知五臣注亦無「芥」字。叢刊本校語誤。

「群萌反素」(頁 662 上)

案：校云「五臣作氓」，注文同。陳本仍作「萌」，其下向曰亦作「萌」。

叢刊本據五臣注文增補纂奪者多。若〈西京賦〉「篠蕩敷衍，編町成篁」句下有「蕩大竹也」四字。叢刊本在薛綜注文內。尤本胡刻俱有。皆誤，此蓋五臣注文而混入也。今據陳八郎本五臣注即有此四字。

善注《文選》每遇選文正文與引書有出入，不宜直解者，乃更釋以用詞用字之法，以牽合出入之由。此可謂據修辭以校勘之識語也。惟此例偶有或散見各篇注，因善注單行本如尤本、胡刻本並汲古閣本，非祖之原本，率自合併本而出者。合併者當初或見善注每有此例，遂於合併兩注文時，仿其例而下識語。後世不知此合併者自爲，非善注原有者，遂多誤刻入善注文。今可據敦煌永隆本而校之，還其原貌。若〈西京賦〉「周制大胥，今也惟尉」句下，叢刊本善注云：

善曰：《周禮》曰：司市胥師二十人。然尊其職，故曰大。《漢書》曰：京兆尹，長安四市皆屬焉。與左馮翊，右扶風爲三輔。然市有長丞而無尉，蓋通呼長丞爲尉耳。

此注文即有二識語，一引《周禮》以釋胥師，惟選文正文作大胥，與引文不合，乃下修辭識語謂「尊其職，故曰大」。二引《漢書·百官公卿表》以釋「惟尉」。乃復下識語云「蓋通呼長丞爲尉耳」，蓋緣於《漢書》所載三輔但有長丞，無尉，與選文作「今也惟尉」不合，故復下識語。

然則據今本《周禮·地官》序官文：胥師，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林尹注云：胥師，司市之屬吏，市中二十壹爲次，胥師次之長，處理所部市肆之政務（案：林尹 1974，頁 88/92）。據此，善引脫「肆則一」三字。又《漢書·百官公卿表》善注引「三輔」下脫「更置三輔都尉」六字。以上兩脫處，敦煌永隆本俱有之，可證善注原有。合併本所據祖本或已脫之，乃於善注文旁加識語，合併者未見未脫之文，誤以爲善所校勘，因併刻入善注，遂將讀選文者之夾批誤刻爲善注之修辭校勘。後出各本承其誤而遂不查，皆誤入善

注文。今幸得見敦煌寫卷而訂其譌。

叢刊本與贛州本屬同一系，然叢刊本為晚出之本，可引例以證之。《文選》卷五十沈約〈恩倖傳論〉「鐵鉞瘡痍，構於牀第之曲」(50/22b)，「第」字，明州本，贛州本俱同，下善注引《左傳》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闕」，五臣注云「第，簀也」，俱作「第」。至叢刊本則正文並注皆誤作「策」，尤本從之誤，陳八郎本是卷乃原缺，抄配亦誤作「策」。知明州本、贛州本等早出不誤，後世之本皆誤。

贛州本六臣注合併詳於善注，凡善注條例，原貌有者，尚能略存一二。叢刊本自贛州本出，則未守條例，已大亂善注舊觀矣！如陸機〈演連珠〉「瞽叟清耳而無伶倫之察」句下善注云「伶倫已見上文」，今本尤本同。叢刊本則引「《漢書》曰」云云卅四字，乃複出之文。非善注之例。

叢刊本六臣注雖自贛州本出，然微有省略，其必為晚出之本無疑。如下例：

謝玄暉〈拜中軍記室辭隨王牋〉「不寤滄溟未運，波臣自蕩」句下向曰注，贛州本有「又謂監河侯曰：周視車有駙魚，曰：我東海之波臣也。」二十字，叢刊本無此二十字，再檢陳八郎本五臣注亦有此二十字，明知當有為是。惟陳八郎本「駙魚」作「鮮魚」，與今本《莊子》異，誤也。

合併注叢刊本增刪各家注，至為明顯。可自一例觀之。若〈西京賦〉「爾乃商賈百族，裨販夫婦，鬻良雜苦，蚩眩邊鄙」句下，叢刊本各注文如下：

其一，薛綜注：

綜曰：坐者為商，行者為賈。裨販，買賤賣貴，以自裨益。裨，必彌切；良，善也。先見良物，價定，而雜與惡物，以欺惑下士之人。

(2/17a)

今據敦煌永隆本薛注止「以自裨益」，以下二十五字無。惟「益」下多「者」字。尤本與永隆不同，知尤本以為此多文也，乃刪去，疑尤本或嘗見與永隆本相近之善注單行本。

其二，善注云：

善曰：《周禮》曰：大市，日仄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為市，販夫販婦為主。《周禮》曰：辨其苦良而買之。鄭玄曰：苦，讀為鹽。《蒼頡篇》曰：蚩，侮也。《廣雅》

曰：眩，亂也。杜預《左氏傳注》曰：鄙，邊邑也。(2/17a)

據敦煌永隆本無「蒼頡篇」以下共二十四字。尤本仍有，知尤未刪，從合併

本也。

其三，五臣注云：

濟曰：族，類也。言裨販之人，以善物和惡物，欺惑邊遠人。(2/17a)

此錄五臣注文已省節，仍無異同校語。今據陳八郎本五臣文云：

濟曰：行曰商，坐曰賈，族，類也。裨，益也。販謂買賤賣貴以自裨益，良，善也。苦，惡也。蚩，欺也。眩，惑也。言裨販之人以善物和惡物，欺惑邊遠人。鄙猶遠也。(1/22b)

據此知五臣注文多卅餘字，皆為合併本刪削。

總上可知，合併本於各注多有節取增補。今惟據尤本、陳本可探其原貌。此於尤本、陳本之刻次，亦可推而論之者二事：

其一：尤本非專主合併本。或有合併本增者，尤本刪之，疑尤本必已見善注單行本者，非專從合併本剔出。

其二：陳本注文必多於合併本，凡合併本略省者，陳本皆不省，且嘗有增計卅餘字者。則陳本非自合併本出，確為五臣注單行本者可信無疑。且其刻必在叢刊本之前，廣都本之後。諸合併本惟明州本、廣都本在陳本之前。

四、茶陵本

亦標《六臣注文選》六十卷，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合註，宋刊本，每半葉計十行，行十八字，小註夾行，行23字，都二行，首冠呂延祚進五臣集註《文選》表，李善註《文選》序，再次目錄。每卷大題「六臣注《文選》卷第幾」，次行下署「梁昭明太子撰」，三行下署「唐李善並五臣注」。每卷前各冠本卷目次篇名及作者名，其下連屬正文，尾題隔三行刻。版心白口，單魚尾，魚尾上記《文選》卷幾，下記頁次，版心下方記刻工姓名，若：李清，其，琴，唐大得，受，章，宅，淮，堂，直，張恩，瓊，李朝，馬尤（或單刻馬），朴，經，章祥，言，章，賢，堂，庠，立，張敖，加，享，受，乙，相，徐，松，畢，溫，六奎，張朝，李鳳等。宋諱：勾，鉤，穀，觀，構，溝字缺筆。目錄末有「淳祐七年丁未春月上元日刊」雙行牌記一方。又此帙卷二版心中欄有「淳祐丙午年發刊」一行。知此本亦多缺頁，乃係抄配它本者，若卷二十二，卷二十六，三十九皆是。原刻字仿歐陽率更，寫雕俱傳神，抄配之頁則字仿顏魯公，亦得其三分筆意。紙係羅紋，故江寧鄧氏《群碧樓善本書錄》

爰定爲宋末刊本。此書現藏中央研究院史語所。

此書據鄧邦述於《群碧樓善本書錄》考證曰：

此外舅能靜先生藏書也。明翻茶陵本，丁氏八千卷善本書室有之，內有諸儒議論一卷，凡十三條，大德己亥。茶陵古迂陳仁子識云：「此書無諸儒議論，而後有木記，則稱淳祐丁未刊。」，丁未與己亥相距五十三年，陳仁子豈入元後始刊行耶？諸家有目茶陵陳氏原本爲宋本者，而繙陳者，乃載大德己亥識語，是元本也，則又何說？此本雖無諸儒議論，而確有茶陵前進士陳仁子校補一行，目後又確有淳祐丁未木記，何以諸家從未著錄？知此本諸家固未之見也。洪氏翻本，余在京師亦見之，有諸儒議論一卷，行款與此同，而確無木記，且有洪樞校一行，然則有諸儒議論者，固別是一本，丁目云：明翻本後有茶陵東山陳氏古迂書院刊行木記，此本亦無，或明翻者，竟從大德本出，此刻轉在前，或大德己亥，既輯諸儒議論，乃刊補於宋刻卷中而印行之，皆不可知，要之，此本既非明翻，木記亦非僞作。

鄧說甚是，惟有關刊刻木記，別有二方，分在卷二與卷二十八之版心上欄，書曰「淳祐丙午年發刊」一行。考淳祐七年丁未，則丙午即六年，據此，知是書或刊於淳祐六年七年之際也。

此本顏曰六臣注，實則先列善注，次及五臣，其善注者又悉錄之，持以較胡刻者，互有詳略，其五臣注者，持以較宋紹興三十一年建陽陳八郎崇化書坊刊五臣注本，亦間有差異。由是知此本特有功於校勘也。曩昔諸家校《文選》，無慮數十，若王念孫、胡克家、朱蘭坡、梁章鉅、高步瀛者，然亦未及考引此本。

案：《文選》注本之沿革，舊本三十卷，皆單行，至李善作注，始分每卷爲二，都六十卷，遂行於世。其後，有病善注者，謂釋事忘義。（案：兩《唐書·李邕本傳》皆有記。案高宗顯慶中李善受曹憲《文選》之學，善注《文選》成六十卷，書成，子邕稱其父善注《文選》，釋事忘義。）唐開元中復有五臣爲之作注，名曰五臣注，乃復爲舊本之三十卷，五臣注蓋補善注之闕，謂：

往有李善，時謂宿儒，推而傳之，成六十卷，忽發章句，是徵載籍，述作之由，何嘗措翰，使覆精覈注引，則陷於末學，質訪悒趣，則歸然舊文，祇謂攪心，胡爲析理，臣慙其若是，志爲訓釋。

〔案：見呂延祚〈進五臣集註文選表〉。〕

觀此，知五臣實欲掩李之短，譏其末學，反乖恠趣，爰具字音，析文理，復爲三十卷。噫！呂延祚表文誠然矣，至核其所注本，實未洽其所表，乃竊誤雜揉，多據劣手謬說，附會其義，是以宋儒多詆其非。故北宋之世，通行善注，而五臣注本終未顯矣。〔案：東坡嘗斥五臣注曰：「五臣乃俚儒荒陋者，反不及善。」信然。〕凡北宋刊本坊本並監本，率皆善注單行。

今核五臣注本之所出，乃本之科舉之便，故曰：「豁若撤蒙，爛然見景，載謂激俗，誠惟使人。」順此推之，南宋高宗復以詩賦取士，則詞章之學，必興翰林，《文選》熟爛，其理之常。故此，北宋末雖已行六臣注本，若廣都裴氏所刻者是，然至南宋初紹興年間，仍大行五臣注本。〔案：今故宮圖書館有藏宋開慶減淳間（1259～1265AC）廣都裴宅刊六臣本，即據五臣注爲主，惟是本《四庫提要》謂崇寧五年（1106）刊本。〕其後乃復有並善注，合曰六臣注本者。此本即是。惟善注單行本仍不廢，年代湮隔，轉相抄注，有時分合竟無以辨其畦徑，甚有顏曰善注者，而實自六臣本別出，愈不復見舊觀矣！若南宋孝宗淳熙八年尤刻本是。〔案：今石門圖書公司影刊宋淳熙八年尤延之貴池初刻刊本者，即此本。〕其餘明末通行之汲古閣本，並清代胡克家刻本，皆善注單行抄自六臣注本，誤人遂多，不屢舉矣！

五、陳八郎本

陳八郎本，爲今存最早五臣單注本。乃南宋紹興三十一年建陽崇化坊刊行，今藏國立中央圖書館，都十六冊，分裝二函，屬三十卷本。竹紙，色黃。每卷半葉或十二行或十三行，行二十三字。注文小字雙行，行二十八字。版心白口，雙黑魚尾，上象鼻有大小字數，無刻工姓名。其中卷二十一至二十五乃鈔配，餘各卷亦有零星鈔配約三十頁。書前有戮記二，一署「江棋」，一署「陳八郎」。書中避諱字如下：

有詔徵著作郎。（57/22b）

案：徵字贛州本、叢刊本、尤本皆缺筆，陳八郎本不缺。

敬述清節。（57/25b）

案：「敬」字，贛州本、陳本缺筆，尤本、叢刊本不缺。

敬歎顯陽。（57/29b）

案：敬字贛州本、陳本缺筆。叢刊本、尤本不缺。

（注）敬公湛之。（58/1a）

案：「敬」字，贛州本、陳本缺筆，叢刊本、尤本、茶陵本不缺。

敦穆於閨庭。（58/27a）

案：「敦」字，叢刊本缺筆，其餘陳本、贛州本、尤本俱不缺筆。

孝敬淳深。（58/21b）

案：「敬」字，陳本、贛州本缺筆，叢刊本、尤本不缺。

〈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注：潘勗荀彧碑。

案：「勗」字，叢刊本、尤本缺筆。

〈馬汧督誅〉

案：「敦」字，陳本、尤本、贛州本不缺筆。叢刊本缺筆。

破齊克完

案：「完」字，贛州本、叢刊本、尤本俱缺筆，陳本無缺筆。

貞固足以幹事。（58/12b）

案：「貞」字，各本俱缺筆。

廓然獨居。（45/6a）

案：「廓」字，叢刊本缺筆，敦煌本並各本不缺。

審此知孝宗以下不避，其確爲紹興刊本可知之矣！全書字體仿顏少保，厚實穩健，清服悅目，乃建陽私家刊書之佳者，惟亦多俗字、簡字，頗與唐世寫卷之俗字暗合。

是書不見於藏家目錄。此書收藏印，最早爲明末汲古閣之毛秦叔，清初傳是樓之徐乾學健菴。最晚則爲近人王同愈勝之，吳縣吳清湖帆，及烏程蔣祖詒穀孫。穀孫家富收藏，著聲東南，所謂密韻樓藏書是也。其人遷徙來台，歿後歸之國立中央圖書館。其書末跋云：

書內紅筆狼藉，亦出宋人之手，凡宋諱及嫌名，如懸（序），樹署（西都賦），完（東都賦），貞廊（西京賦），穀勛慎（東京賦），莞（南都賦），旭、頴、紃（吳都賦），雒（魏都賦），熿（甘泉賦），烟（藉田賦），敦、句（魯靈光殿賦）等字皆加一圈，當爲寧宗時人讀本。往客鄂垣，義寧李文石觀察葆洵見之，睢然曰：「宋刊，宋印，而又

宋讀，真人間奇書也！」爲之嘆賞不置。

據此知此書實宋本之孤本鴻寶也。民國十八年顧廷龍有題記，謂其外叔祖王勝之嘗收此本，云錢遵王《讀書敏求記》有之，蓋即是本也。章氏鈺校證謂王芾鄉曾親之，亦是本也，惜今查書，竟無錢氏印章或題識，豈依前人譏五臣注而略是物乎！

茲據是本之可論以助《文選》版本之說者，列述如下：

（一）是本鈔配之卷非據原卷

陳八郎本乃今存五臣單注本可見而最早者，惜其數卷缺者，率以抄配之卷補之，今考所補各卷，實與原書未盡同，蓋所據者當非五臣注之原本，乃自後出之六臣合併本別出以抄配者。茲以卷二十一爲例，應休璉〈與滿公琰書〉「陽晝俞於詹何，揚倩說於范武」句，抄卷「書」作「晝」，今據明州本作「書」。胡克家《考異》以爲「書」「晝」皆未必非，未必是。（案：胡克家，頁116）今觀贛州本、叢刊本、茶陵本俱作「晝」。尤本作「書」，蓋誤以五臣作「書」也。此必五臣作「書」，善作「晝」。贛州本從善注本已作「晝」可證。今抄配乃誤從合併本之從善注系列者而抄作晝，遂有此誤，又不及見更早之以五臣注爲主之明州本，及五臣單注此本，乃致誤如此。故凡抄配者與五臣本原作異，其非原卷可知。（案：今《四部叢刊》本有明鈔本《說苑》，即作「晝」。蓋從晚出之本，未可據以校《文選》之是非也。見明鈔本7/30。）

（二）獨有注文，為各合併本所無

陳八郎本五臣注能存五臣原貌，殆可無疑。蓋今見有陳本獨有之注，而各合併本皆闕者。倘僅據合併本而據以定五臣與善注異同，不免失之略。無由見五臣注之真也。今以棗道彥〈雜詩〉題下注爲例。善注云：

《今書七志》曰：棗據，字道彥，潁川人。弱冠，辟大將軍府，遷尚書郎。太尉賈充爲伐吳都督，請爲從事中郎，遷中庶子，卒。（29/32b）

此善注文如此。明州本云「翰同善注」，不另列注。贛州本，叢刊本則云：

翰曰：《晉書》云：據美容貌，善文辭（同前）

茶陵本同。知宋本之合併本，已因所從不同，而於兩注互有詳略之文。遂無由知五臣注之果同否？今據陳八郎本云：

翰曰《晉書》云：棗據字道彥，潁川人，美容兒。善文辭，弱冠辟

大將軍府，遷尚書郎中庶字。

據此知五臣注文與善注互有詳略，且「美容兒，善文辭」六字，乃善注引王儉《今書七志》無者，未可以「翰同善注」一語而概之。然則，此陳八郎本藉資版本考證之功在此也。又陳八郎本引書與善注異，可資考參史傳，亦引書之價值也。

（三）證是本非從六臣合併本出

陳八郎本五臣注非自合併本析出，乃自五臣單注本延刻而來之證，可自一例觀之。即陸佐公〈新漏刻銘〉「譬猶春華，同夫海棗」句下，贛州本合併六臣注載善注云：

春華言其文麗，海棗譬其無實。《答賓戲》曰：摘藻如春華。《晏子春秋》曰：齊景公謂晏子曰：東海之中有水赤，其中有棗，華而不實，何也？晏子曰：昔者秦穆公乘舟理天下，黃布裹蒸棗，至海而擄其布破。黃布故水赤，蒸棗故華不實。公曰：吾佯問子。對曰：嬰聞佯問者佯對也。（56/21b）

據此知善注引《晏子春秋》外篇卷第八十三章之事以注海棗事。贛州本善注後有五臣注濟曰云：

濟曰：「春華言不實也，海棗同善注，言何李法亦無實」（56/22a）

據此知五臣注「海棗」亦同引《晏子春秋》。於是，陳八郎本若自合併本出，其注文此段當與善注同，否則即不符贛州本所云「海棗同善注」之識語。然則據今本陳八郎本此句下濟曰云：

濟曰：春華言不實也。景公謂晏子：東海之中有水赤，有棗華而不實，何也？晏子對曰：昔秦穆公乘龍理天下，黃布裹蒸棗，至海濯其布，故水赤。蒸棗，故花不實也。公曰：吾詳問。晏子對曰：亦詳對之言，何李法亦无實也。

稍比較之，兩注文非盡同。其中贛州本叢刊本善注俱同尤本，惟尤本另增添「有水赤其中」五字於東海之中句下。疑即尤表見五臣單注本有此句，遂據以校添者。今試再取《晏子春秋》該段文以校之，則五臣所引較近，《晏子春秋》卷八云：

景公謂晏子曰：東海之中有水而赤，其中有棗，華而不實，何也？晏子對曰：昔者秦繆公乘龍而理天下，以黃布裹蒸棗，至東海而掬其布，彼黃布故水赤，蒸棗，故華而不實。公曰：吾詳問子何爲。

對曰：嬰聞之詳問者亦詳對之也。（《四部叢刊初編》89）

較而觀之，贛州本、叢刊本、尤本之善注大抵相襲而類同，惟異於《晏子春秋》原文者多。五臣注則與善注引不同而較近於《晏子春秋》。是五臣注引文與善注稍異乃自合併本未合併前已如此，合併本見兩注大類皆同，遂不復重出五臣注引文。於是遂無由知五臣注單行本真貌為何！今陳本得見於世，不惟可觀兩注歧異，且由上所校論，亦可證陳本單注本實自五臣單注通行本而出，非自各合併六臣注本而別析出者。

其餘尚可佐證之例如下：

班叔皮〈王命論〉「而苟味權衡，越次妄據。」（52/7a）

案：陳八郎本作「權衡」，尤本作「權利」。諸合注本未列校語，《考異》亦未校。

〈馬汧督誅〉「芻梁為礪，柿松為芻，守不乏械，歷有鳴駒。」（57/12b）

贛州本五臣注：

向曰：芻，繫也。柿，木札也。械，戒器，礪木之屬也。（57/12b）

案：此注文陳八郎本無。贛州本、叢刊本有。由是推知，合併本所據五臣單注本與陳八郎或不同本也，而其詳略有異，宜慎查之。

又陳八郎本五臣注文與各本合併本相較，多見陳本詳於各本者。如〈新漏刻銘〉「則于地四，參以天一」句下贛州本五臣注濟曰云：

濟曰：「則，法也。故壺用金，漏用水，相參而用之也」（56/23b）

持以較陳本，則陳本於「則法也」下有「地以四生金，金（案：「金」為「天」誤）以一生水」十字。

（四）是本有助《文選》之校勘例

今本陳八郎本五臣注可供「文選學」校勘之用者，尤在《文選》本文。往往諸家從善注本校勘，見其明顯有誤者，每無旁證，欲取之合併本六臣注，則又失善注之舊貌，徒勞無功，今有陳八郎本出，乃得以資選文正字校勘。若〈楊仲武誄〉文首，善注本尤本作「楊綏」，何義門、陳仁子、胡克家、黃季剛俱知其誤，然所據之本悉皆六臣注合併本，今據陳八郎本即作「楊經」，知作「經」是。

五臣注本係出唐寫本，故字多俗寫，於選文正文作字較能存舊觀，其中有依俗寫而刻者，可推考原字正體，有未作俗寫者，可校正後出本之誤刻。

例：

謝玄暉〈拜中軍記室辭隨王牋〉一文之文題及題下注，五臣俱作「隨王」，然尤本善注作「隋王」，胡氏《考異》據袁本校語以爲善注原作「隋」。「註：見胡克家《文選考異》曰：何校「隋」改「隨」陳云「隋」，「隨」誤。袁、茶陵二本作「隨」。袁有校語云善作「隋」。茶陵無校語。案：陳、何似但據茶陵改耳。下注盡作「隋」，袁所見是矣。」

贛州本文題作「隨」，注誤作「塗」，叢刊本依之，但改「塗」爲「隋」，復誤矣！茲據《南齊書》卷四十：「隨郡王子隆字雲吳，世祖第八子也。有文才，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兼中書令。」（洪氏版，頁 710）知當作「隨王」。五臣注本近是，較善注本爲優也。

又王子淵〈四子講德論〉「文學夫子曰：天符既聞命矣，敢問人瑞。先生夫子曰」句下，叢刊本校語「五臣作先生曰夫」。今據陳八郎確如所校。依五臣注《文選》本文，讀之意達詞暢，若從善注本則於義乖忤，甚且句讀難通。今叢刊本即從善注本。《考異》云：

茶陵本「先生曰夫」作「先生夫子曰」，云五臣作「先生曰夫」。袁本云：善作「先生夫子曰」。案：此尤校改正之也。「先生夫子曰」乃傳寫之誤。（胡克家，頁 133）

據此可知袁本同叢刊本。《考異》以爲此傳寫之誤，疑未必然，此或二注本之異文。今本尤本已經更正，乃據五臣注本也。然則其必改正者，蓋從其字，則於義不能斷也。此五臣注本《文選》正文較優之又一證。

五臣注盛行唐宋，凡未有合併本前，五臣注《文選》正文殆通行之本，其正文多存古本字，與後世校改本不同。若〈西京賦〉「鴛鴦鴻鵠」，陳八郎本作「鴛」字。合併本叢刊本作「鴛」，從馬，乃借字也。張揖子虛〈上林賦〉注，《史記·司馬相如傳》《集解》引郭璞注皆同。《藝文類聚》鳥部引《廣志》云：鴛鴦，野鴛也。《中山經》：青要之山，北望河曲是多鴛鳥。郭璞注：「鴛」宜爲「鴛」，鴛，鴛也。說文：鴛，鴛也。誠案古可加聲同部。據此知「鴛」爲本字，作「鴛」則借字耳。今唐寫永隆本作「鴛」，北宋本同，蓋善注本正文原作者。雖然，古書古刻古石經本，從「馬」從「鳥」互用，異說紛紜。若《左傳》，唐宋石經作「鴛」，刻本則定公元年襄公廿八年或從「馬」或從「鳥」。《史記》《漢書》亦混用不分。此饒宗頤氏已有詳說（見《楚辭書錄》），然則字書舊注從「鳥」者多爲本字。今尤本已校改爲從「鴛」，注文同，此或

見陳八郎五臣注本作「駕」而據以改之也。

又如〈新漏刻銘〉「屬傳漏之音，聽雞人之響」句下贛州本五臣注：

濟曰：「傳漏，唱漏也。《周禮》：雞人掌祭祀，夜嘒旦以叫百官，使早起。屬，繫也，言君繫於此。」（56/23a）

持以較陳八郎本五臣注，錯異之處數起。茲舉其一如陳本注云：

傳漏，唱漏也。《周禮》雞人掌祭祀，夜呼曉以叫百官，使早起。屬，繫也，言君繫於此。（56/23a）

〈陶徵士誄〉注「道經尋陽」。（57/20a）

案：尤本、善注各本俱作「尋陽」。合併本之五臣注文多節略。無由觀五臣作何。今據陳八郎本作「潯陽」。作「潯」是。

〈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注：「詔前永嘉太守顏延年」。（58/1a）

案：《考異》以爲「年」，「之」之誤。今本尤本即誤作「年」，《考異》惟據合併本之袁本「年」作「之」以校，未足證。蓋贛州本，叢刊本，茶陵本諸合併本俱誤作「年」。且各合併本皆有「五臣注同」校語，固是節去五臣注文。今據陳八郎本五臣注即作「之」，知五臣注不誤，可以校善注引文之誤也。

〈答客難〉「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塊然無徒，廓然獨居」。（45/6a）

案：贛州本叢刊本校語：「時雖不用」，五臣無此四字。今據陳本即無。尤本有，此兩注本之異也。然則無者是，於義爲足，此句蛇足也。今據敦煌本，《漢書》俱無此句，可證五臣注本較近於實。

王簡栖〈頭陀寺碑文〉「杜口毗邪，以通得意之路」

句下善注云：

《維摩經》曰：佛在毗邪離菴羅樹園。佛告文殊師利，汝行詣維摩詰問疾。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時維摩詰嘿然無言。文殊師利嘆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真入不二法門。（59/1a）

今據陳八郎本亦引《維摩經》以釋「杜口毗邪」之出典，惟數處稍異。「離菴」，陳本作「離城」。「菴」下「羅樹園」三字，陳本無。「佛告文殊師利」下，陳本有「曰」字。「文殊師利問維摩詰」，陳本作「文殊師利既至謂維摩詰曰」，較善注引文佳。又「不二法門」上無「菩薩入」三字，「嘿然無言」，陳本作

「默然無言」。下「善哉」二字陳本不重有。凡此歧出引書，未必何者爲是，然兩注所引皆非直引不略，則彼此異同，有所刪取固然也。今幸有陳本在，尚可據以考校善注引書，以證引書非直引也。

近世選學家能據出土唐寫本以校注文，剖析詳密，創獲甚多者，首推高步瀛與饒宗頤二家。二氏嘗見敦煌唐寫本《文選》善注，據以校今刻本，每能正今本之誤。蓋今所見刻本其早者惟六臣注合併本，然合併本已非兩注原貌，已多所增刪。二氏於善注單行本或僅見胡刻本耳。故於合併本善注，或能據胡刻與唐寫互比而校之，還其原貌。然二氏皆未見陳八郎本，於五臣注遂多黷昧無審。所據者僅合併本耳。殊不知今合併本於五臣注文多節取之者。甚有兩注大異，詳略不一，仍標識語曰五臣同善注者。其實五臣注之全文終不獲睹。二氏遂於凡見合併本善注文有誤增抑錯文者，即據唐寫卷而刪之，且謂合併本所增誤者即五臣注文混入云云，今據陳八郎本以校，皆失實。例〈西京賦〉「丞相欲以贖子罪，陽石污而公孫誅」，合併本叢刊本善注云：

善曰：《漢書》曰：公孫賀爲丞相，子敬聲爲太僕，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下獄。是時詔捕陽陵朱安世。賀請逐捕，以贖敬聲罪。後果得安世。安世遂從獄中上書曰：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遂父子俱死獄中也。陽石，北海縣名也。（2/18B）

此善注引《漢書·公孫賀傳》文以注。高步瀛氏據唐敦煌永隆本寫校得各本無「安世者」下「京師大俠也」五字。又各本「告」作「曰」，「子」下脫「俱」字。「則陽石」下七字，唐寫卷無。據《漢書·地理志》東萊郡有陽石縣，即今山東省掖縣。不在北海縣也。高氏因此校曰：此七字必非李注，蓋後人誤以銑注孱入者（案：高步瀛，頁2/38）。饒宗頤從其說，以爲銑注混入（案：于大成、陳新雄，頁115）。今案二家說未必也。此五臣注合併叢刊本作「銑同善注」，二氏蓋未見五臣注作何，據合併本而盲猜也。今據陳八郎本五臣注未有此注文。此必合併者所據之善注寫卷有旁批夾注語，誤爲善注而刻入也。由是可推知合併本所據之祖本殆爲一已經校注夾批之寫本。致批者之語與善注文相混羈亂不易辨明，刻之者不慎察，遂而誤刻。

五臣注之原貌，每經六臣注合併本加以刪削奪裂，每遇五臣注與善注同者，六臣合併本，例皆作「五臣某與善注同」，於是闕而不錄，今世六臣本既大行於世，閱者闕于闕文，遂莫由知五臣之同者何？實則凡六臣注本作同而闕錄者，今據陳八郎本五臣注，實多有不同者，或詳略不同，或文同篇而章

不同，或隱括引文而字義間有出入者，或引文有難字不解者，善但引之，五臣則另釋字音、字義者，是五臣注非若諸家所詆譏之擅改異文，取誣善注者。五臣注別有可參考攻說處，宜辨明之，未可泥前人之論而竟信之者。試以《文選》卷三十六王元長〈永明九年策秀才文〉為例說明之。

華封致乘雲之拜。（頁 675 上）

善注：

《莊子》曰：堯觀乎華封。華封人曰：嘻！請祝聖人壽且富，且多男子。堯皆辭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封人曰：天之生人，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間，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三患者莫至，身無常缺，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請問，封人曰，退。然崦嵫有拜，乘雲爲請，今不同者。蓋請者必拜，故互文也。

案：善注引文於「則何事之有」下，諸句法與前所引不侔，持與較五臣注引文於該句下，接以「多壽則千歲之後，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何辱之有」，如此句法與前所引文諧洽，意亦貫通，而無脫繼文思之弊，較善注爲宜也。

或揚旌求士，或設虞待賢。（頁 675 上）

善注：

求士待賢，皆謂請其言也。《管子》曰：舜有告善之旌。應劭《漢書注》曰：旌，幡也，設之五達之道。《鬻子》曰：昔大禹治天下，以五聲聽治。爲銘於筭簾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寡人以義者擊鐘，教寡人以事者振鐸，語寡人以憂者擊磬，語寡人以獄者揮鞀。

案：今本叢刊本於此句下只列善注，而於五臣注曰「餘同善注」，今核二注原文，實乃義岐出，未可例同，且虛字，善注未明其義，五臣補注曰「虞，鍾架也」，是也。說文：虛，篆文虞。又《說文》：虞，鐘鼓之柎也，飾爲猛獸，以虞，象形。段注：象猛獸之狀，非𧢲，𧢲二字也。按，據《說文》及段注，知虛，當鐘鼓之架，飾猛獸於其架上。〈上林賦〉張揖注云：虞獸重百二十萬斤，以夾鐘旁。正同此義。又《鬻子》引文，有兩異，其一「擊磬」，五臣作「擊磬」，其二「揮鞀」，五臣作「揮鞀」。考古書「磬」、「磬」二字多互相假借。磬，《說文》：

器空中也，以缶，殼聲，殼，古文磬聲，詩曰鉶之磬矣。據《說文》，磬即擊磬之聲也，故「磬」「罄」多假借。《說文》：磬，石樂也，從石，尙象懸虛之形，殳所以擊之也，古者毋句氏作磬。依《說文》，則五臣注作「罄」字，多存古書假借例，亦可並參。《爾雅·釋器》擊鼓磬謂之鞀。是也。

今本尤本善注爲最早見存之單行善注本，惟所本實非善注原本，乃自六臣注本析出別行，既已經胡克家《考異》指陳之，言證鑿確，無庸待辨，然則，是否尤本析六臣注本時，全依六臣注，別無它本？是又不然也。蓋今存尤本善注有所增刪，與諸六臣合併本異者頗多，或有尤據它書增入，或有尤校改增之，皆可就六臣注本，一一比勘其異同，校定其損益正誤。惟其中尚有尤本所增，不見於六臣注本，而獨見於五臣單注之本者。此可證尤本刊刻當時，尚參之五臣注本，五臣既行於唐宋，尤刻析出六臣注本，或偶失校查，乃混五臣注文於善注，如下一例：

任彥升〈百辟勸進今上牋〉「高蹈海隅，匹夫之小節」。(40/35a)

尤本善注：

《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以舜之德爲未至，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于海，終身不反。

案：贛州本無「夫」字「戴」字，叢刊本作「石戶之農夫」，有「夫」字，然，「於是夫」句下，亦無「夫」字「戴」字。胡克家《考異》謂「袁本茶陵本無夫字戴字」，與所見合。惜不明何以尤本有此？茲檢陳八郎本作「良曰：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農夫，石戶農夫負妻戴子以入海，終身不反。」尤本或參此注。增「戴」字於「攜」字下，復衍「夫」字，遂與它本不同矣。

尤本既爲自合併出本別出有修改者，其校改之際，偶有增添善注文，所據或緣於五臣引文。

如下引例：

〈石闕銘〉注：「書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56/10a)

案：各本俱無此十三字。今據贛州本五臣注、陳八郎本五臣注俱有「書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也」十一字。疑尤本據此而混入善注也。

六、尤 本

所謂尤本即南宋高宗淳熙八年貴陽倉使尤袤所刻善注單行本。據尤袤題序云：

貴池在蕭梁時寔爲昭明太子封邑，血食千載，威靈赫然，水旱疾疫，無禱不應。廟有文選閣，宏麗壯偉，而獨無是書之板，蓋缺典也。往歲邦人嘗欲募眾力爲之，不成。今是書流傳於世者，皆是五臣注本。五臣特訓釋旨意，多不原用事所出。獨李善淹貫該洽，號爲精詳。雖四明、贛上各嘗刊勒，往往裁節語句，可恨。袤因以俸餘鋟木，會池陽袁史君助其費，郡文學周之綱督其役，踰年乃克成。既摹本藏之閣上，以其板寘之學宮，以慰邦人，所以尊事昭明之意云。

據此題記，可得而聞者，有四事：

其一：據尤說，南宋江東一地盛行五臣注，不知所云尚包括北宋否，若然，則終南宋之世，皆盛行五臣注。可知善注《文選》實未必如所云皆盛於五臣注者。善注之盛，至少當在南宋以後也。

其二：尤所云四明贛上，皆裁節語句，殆即合併六臣注本之通例也。然則尤既見之，則四明贛上所刊必爲早出，四明即明州本，贛上即贛州本，以此可證今傳明州本，贛州本爲南宋初年之本。

其三：尤未云其所據何本而刻，似其所本非有單行善注本，蓋從六臣本剔出善注別行者。且尤既云：今是書流傳於世者，皆是五臣注本。可知彼時確無善注單行之本。然則今據故宮博物院藏北宋本《文選》殘卷，當爲天聖明道年間刊刻，即北宋之國子監本，則北宋已有善注單行本可知之矣！（案：張月雲，頁54～62）似尤刻未見之也。

其四：尤既言今世所傳皆五臣注本。可證迄南宋爲止，五臣注單行尚得見之。持此以較彭元瑞《知聖道齋讀書跋》卷二謂嘗見北宋監本書首之節文云：「五臣注《文選》傳行已久，竊見李善《文選》，援引賅贍，典故分明。若許雕印，必大段流市。」亦以爲五臣注《文選》傳行已久，則終唐宋之世。《文選》確以五臣注盛行。

惟尤本雖刻之，然歷代沿傳，亦非原貌，至清人胡克家謂：「往歲顧千里、彭甘亭見語以吳下有得尤槧者，因即屬兩君，遴手影摹校刊行世，踰年工成，雕造精緻，勘對嚴審，雖尤氏真本，殆不是焉。」據此知胡氏嘗重刻尤本，惟自胡刻之後，善注單行多傳此本，是以真正尤本及不見於世。是以世人多